校正元親征錄
平宋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校正元親征錄

何秋濤校正

本館據漸西村舍
叢刊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絓肘。又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觀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願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草。鉛黃錯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迻謄。一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纂述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爲。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考證也。

平定張穆

自序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記載之草略。敍述之譌舛。惟元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爲尤甚。嘗訝金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疏脫若此。求其故而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谿諸先生。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予能是正之否。余受而讀之。淮別盧虎之文塞於目。侏儒蔓衍之詞窒於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顛倒。名氏之蹄舛。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旋復取讀。如剔蘚碣。如磨劍鐔。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秘史之後。而流傳在於秘史之前。舛牾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即元史之兀魯台。董哀即秘史之董帖。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斡亦剌之即猥剌。蔑里乞之即滅里乞。亦年可汗之即亦難赤可汗。一簡之中。前後

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溷於無徵之文。既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涉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爲揑羣。以音近也。揑羣旋變爲揑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豪皋柘皋之屢易。疑后輔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孛徒復改孛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牴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創業本無記注。氊廬毳幕。豪筆甯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正斡歌歹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謚。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秝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甚。斡蘭土剌之川。水經詎載。答蘭忽眞之隘。地志未聞。考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濼則摭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之地。漠南駐驆之庭。尙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土麻則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鼇思沃壤。莫傳撒罕之書。蟾河遠行。莫訪尋恩之境。且也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行省。疆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尙遺欽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考前徵。事靡傳於父老。較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淆譌。其難讀四也。兼此四難。爰滋衆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

青太迫。於秘史則熟視無覩。於茲帙則依樣葫蘆。累牘連篇。沿譌襲謬。貽誤後學。職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秘史。猶書家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濂子充。摭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鈔胥之迻謄。而覈其實則是謬種之流傳也。然校核此編。足以考訂羣籍。不揣固陋。嫥力孳尋。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迥殊。引證則甯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尚未能詳審考正。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質彼通人。誨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窺。庶幾憤悱啓發之誼云爾。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浣光澤何秋濤自序

四庫全書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四十年。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即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眞。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挂漏矣。

元聖武親征錄

清　光澤何秋濤願船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兀。秘史作也速該把阿禿兒。把阿禿兒即拔都也。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眞斡怯忽魯不花輩。

秋濤案帖元史作鉄。又案秘史云。與塔塔兒斷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眞兀格蠟理不花等擄來。太祖生時。因擄將帖木眞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眞。考秘史所云。是帖木眞兀格爲一人名。即此帖木眞斡怯也。斡當作斡。與兀音近。蠟理不花爲一人。即此忽魯不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眞。乃以帖木眞爲一人。元史亦云獲其部長鉄木眞。未詳孰是。

還駐軍跌里溫盤陀山。

秋濤案秘史作迭里溫孛勒荅里山。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眞。故命爲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

秋濤案泰赤烏。秘史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惕卽齊也。秘史於諸部多稱惕。皆此類。惕與齊異義。西齊偶得詳之。

舊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

秋濤案秘史作塔兒總台。

秘史一。俺巴孩之後。爲泰亦赤兀惕氏。俺巴孩爲金人所虜。寄語其十子中之合荅安太子。令其復仇。合荅安太子。卽此阿丹可汗也。

忍鄰拔都。

秋濤案秘史作乞鄰禿黑。田案忍當作忽。

有憾。遂絕。烈祖早世時。上沖幼。部衆多歸泰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眞

秋濤案秘史有脫朵延吉兒帖。疑卽此也。文田案吉當作古。

亦將叛。自泣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爲。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秋濤案太后爲斡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月倫者名也。秘史作訶額倫。考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太祖兄弟皆足以成立。乃元史不爲立傳。亦疏略也。

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部將察剌海。

秋濤案秘史作察瀚蛤。

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剌海曰。自先君登遐。

原作自居登避四字。未詳。秋濤案當作自先君登遐。蓋君譌爲居。遐譌爲避。皆爲形似。先字又因傳寫脫落也。

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

原作迎。張石州據翁本改也。

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搠只塔兒馬剌秘史作咄赤荅兒馬剌

秋濤案邵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馬剌四字。

別居薩里河。

秋濤案薩里河疑卽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作薩里川。

札答蘭氏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

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

衆來薩里河掠搠只牧馬。搠只麾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

秋濤謂射殺禿台察兒。

札木合以是爲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剌思兀魯吾。兀魯主兒扯歹部人

秋濤案兀舊作元。今改。

郡也。勒八魯剌思。霸鄰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

秋濤案元史孛禿傳云。札赤剌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札赤剌歹當卽泰赤烏。此語非札朮哈當卽札木合。朮者木之譌也。脫也。當卽此郡也。部郡二字必有一譌。至霸鄰部當卽八鄰部也。

何以郡也爲卽元史脫也是也。郡蓋都字之誤。吾都也勒。卽後文責王罕語中之兀都夷部。實三種蔑兒乞之一。秘史之兀都亦惕蔑兒乞脫黑脫阿所部也。

上時駐軍答蘭。

元史本紀作闌。

版朱思之野。亦乞

原作迄。石州校改。

剌部人。

秋濤案亦乞剌部。卽上亦乞剌思部。元史孛秃傳云。亦乞列思氏。列與剌皆譯語偶異。凡居某部者。卽以其部爲氏。故傳言氏。卽與此記言部同也。

揑辟

秋濤案當作羣。注見下。

之子孛徒。

原作字徒。秋濤案當作孛徒

先在麼下。至

原作自。秋濤校改。

是自

秋濤案原無自字。今校增。

曲鄰居山。

秋濤案山原作小。今校改。

遣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剌烏禿剌烏二山來告變。即祕史之阿剌兀惕十兒合兀孩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此答闌作塔闌。揑辟作揑羣。字徒作孛徒。自是曲鄰居小句作至自是曲鄰居山。遣卜奕台慕哥三人逾阿剌禿剌烏于山告變。按類編所引多是未譌時本。宜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作波欒歹磨里禿禿。人名迥異。波卜聲同。奕欒形似。俗書欒字上絲作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考。又案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之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禿剌下脫去烏字。于則二之譌耳。又案元史本紀云。札木合以爲怨。遂與泰赤烏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駐軍答闌版朱思之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下。不載

何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字徒爲孛徒之譌。因考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孛禿傳。卽此孛徒也。其傳載孛禿亦乞列思氏。太祖以皇妹妻之。與此先在麾下之說稍異。又云。旣而札赤剌歹。札朮合。脫也以兵三萬入寇。孛禿聞之。遣波欒歹磨里禿禿來告云云。卽此事也。考札赤剌歹卽泰赤烏。札朮哈卽札木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孰能辨之。元史之疎。於此可見。故歷來修續通鑑綱目等書者。於是事全不登載。賴此書尙存。細心鉤考。得以覈其原委耳。　秋濤又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剌部孛徒駙馬二千騎。卽此孛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孛禿。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別吉官號是孛徒凡兩尙主。故後稱駙馬。惟史載妻以皇妹事。在告變前。觀此及伐汪可汗時。孛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年始有是稱。則孛徒正以告變功尙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卜欒台。祕史作孛羅勒歹。慕哥。祕史作木勒客脫塔黑。孛禿祕史作不圖。其婿於太祖家。及後告變事。均載卷四書中。非以告變得尙主也。

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秋濤案當作兵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三翼。

秋濤案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一翼。豈邵戒山所見聖武紀本偶誤一字耶。

哈初來之子。奔搭出反相。

秋濤案板相當作拔都。

哈初來卽祕史之哈出剌。世系表之合產蔑。年上敦之子。與太祖長八世。不容其子至此尙在。又哈出剌之子孫爲小巴魯剌思。而阿答兒斤乃合出剌弟合赤溫後。世系表與祕史並同。此與不合。蓋此節舛誤極多。不能一一詳考矣。

禿不哥逸敦。木兒忽。好闌等。統阿答兒斤。察忽蘭火魯剌

秋濤案火原作大今改。祕史有木勒合勒忽。疑卽此木兒忽蘭。彼稱札答剌種人。與此不同耳。

諸部。及鮮明昆那顏。那顏官號

秋濤案那顏原作邪顏誤。今改。

鮮明昆那顏。蓋卽想昆必勒格。其子與太祖爲高祖行。

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爲一翼、不答合卽不答兀惕部。合闌歹後。蒙古七十二種。有阿火里力歹。疑卽火力台也。札剌兒及阿哈部爲一翼。答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都蘭揑古思。揑古思亦稱揑兀歹。見秘史第四卷。轆耕鋒作揑古歹。火魯罕撒合弟直部。

秋濤案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撒合弟部。則撒合弟自爲一部。直字疑誤衍。或云當是諸字。撒合弟。當依後文作撒合夷。秘史之撒合亦惕。卽此部也。

後文王汗敗後。答力台斡眞八鄰。撒合弟。嬾眞諸部。稽顙來歸。則直上脫嬾字也。

爲一翼。忽相徒忙納兒秘史忽禿黑禿蒙古兒之子爲不里孛闊。卽此書後文之播里。不知與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爲二也。

秋濤案忽相當作拔都。此卽後伐汪可汗時所云吾麾下忙納兒拔都也。

忽相徒忙納兒。卽秘史忽禿黑禿蒙古兒。史表作忽都魯咩聶兒。合不勒罕之子。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搠只可汗搠只卽秘史拙赤

秋濤案搠只見前。

忽蘭脫可汗。卽秘史忽圖剌合罕。史表作忽魯剌罕。亦合不勒罕子。

爲一翼。按玄爲一翼。按玄卽阿勒壇

此句原脫。石州據翁氏本校增，云玄似當作垓。秋濤案玄與後按彈按灘當是一人。

忽蘭脫端爲一翼。

秋濤案脫端事見後。

建相赤紬。

秋濤案紬當作納。

玉烈二都爲一翼。

秋濤案所載止十一翼。疑有脫誤。

玉烈二都。卽玉律拔都。

軍大戰於答蘭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爲七十二竈。烹狼爲食。此戰太祖之兵大敗後。同兀魯兀惕忙忽兩部。而後復振。此云札木合敗走。非實錄也。秘史云。札木合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七十鍋煮了。卽此七十二竈事。

秋濤案此下疑有脫文。

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近。常獵幹幹札剌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既而合。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還。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彼陳。讓多獲以厭其心。彼衆咸相告曰。泰赤烏雖我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

原作造律。石州依翁氏本校改。

之長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案通校前後文。拔相皆拔都之譌。

謀於族長馬兒牙答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亦爲兄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我也。我擔當棄從義而拈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熟寐，捽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

秋濤案少字有誤。

族人忽敷忽兒章

秋濤案當卽後之忽敦忽而章。說見後。

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

秋濤案元史作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

照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謂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老赤溫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父梭魯罕失剌密釋之。

秋濤案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蒙難事也。

是時歸我哲別之

原作子。秋濤校改。

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

秋濤案失力哥也不干。秘史作失兒古額禿。

手持忽河失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

秘史作忽都忽地面。

復縱

原作從。秋濤案似當作縱。

之去。止將己子乃才阿剌

秋濤案乃才當作乃牙。秘史作納牙。阿剌。秘史作阿剌黑。

二人

原此下衍才字。秋濤校刪。

來歸。後搠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吉札

原作卽利。秋濤據元史改。

搠只魯鈔罕。卽秘史卷七之搠斡思察罕。豁魯剌思種人。

剌兒部。及蔑葉勝和

秋濤案未詳。當是人名。

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斡眞那顏諸昆弟薛撒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湩酪。大會於斡難河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當作爲）族人薛撒別吉及其母忽兒眞哈敦。共置酪湩一革囊。其次母也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兒眞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笞主膳者失邱兒。（哈敦如闕氏之號）

張石州曰。失邱兒卽帝之主膳者。

薛撤當作薛徹。

泣曰。蓋以揑辟太后葉速該

秋濤案此下原衍命字。今删。

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二君去世。

秋濤案此二語有誤。考元秘史云。將廚子失邱兀䚟打了。失乞兀䚟說。也速該把阿都䚟揑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是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䚟卽此失邱兒。也速該把阿都䚟。卽此葉速該拔都。卽太祖之父烈祖也。揑坤太子。卽烈祖之兄也。揑坤。本紀作聶坤。此作揑羣。蓋坤字或寫作羣。羣誤爲辟。后字乃石之譌。太石卽太子也。

我專當是等字爲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

原無那字。張石州曰。當作那顏。今據增。

掌上乞列思事。

原注係禁外繫馬所。

親搖上馬。

秋濤案搖字疑誤。

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鞦。別里古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鬬。別里古台指之曰。此仇。汝等欲卽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

秋濤案元史別里古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與此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

其衆不聽。各執馬亂撞。斫木枝疾鬬。我衆勝之。乃奪忽兒眞火里眞二哈敦屈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蔑

原作篾張石州校改。

兀眞笑里徒

秋濤按秘史作篾古眞薛兀勒圖。

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北走。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北走。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斡難河迎討之。

秋濤案斡原作幹。今依類編所引改。又案秘史云。大金因塔塔䚟篾古眞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太祖知了。太祖說。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䚟篾古眞等。逆著浯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　順浯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按太祖是時兵力尙單。故必借脫斡鄰兵力同往。脫斡鄰卽後稱王罕者也。此書不載脫斡鄰助兵一事。疑有脫文。又案秘史載太祖之父烈祖。先爲塔塔䚟部人所鴆。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失載其事。

又諭月兒斤來助。

張石州曰。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蓋月兒斤卽薛徹別吉部人也。秋濤案秘史作主兒

勤。又作主兒乞。卽此月兒斤之異文。月兒斤對音與主兒乞不近。蓋一部而異稱。其稱月兒斤者。主兒乞。係出斡勒巴兒合黑。史表作窠斤八剌哈哈。斡勒窠斤。月兒斤。岳兒斤。皆一音之轉。以祖名爲部名也。其稱主兒乞。則秘史具其解。二者不必牽合

史表。蔦不津寒七子。長窠斤八剌哈哈。今岳里斤其子孫也。月兒斤卽岳里斤。

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紬剌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此書紬作納。是也。

忽剌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無此五字。

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忽剌禿失禿延。卽此忽剌禿失圖也。乃塔塔爾立寨處。

盡擄車馬糧饟。殺篤兀眞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絣車各一。

秋濤案類編引此衾作金。按衾字不誤。秘史蒙文是銀搖車大珠被。此文其詞耳。據此語秘史譯文所不載。知作此紀者。曾見蒙文原本也。

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爲察兀忽魯。秘史作札兀忽里

原注。若金移計使也。秋濤案類編引此作金主授帝爲察兀忽魯。移計者招討之誤。字形相近。傳寫致誤也。秘史。王京語太祖歸奏金主。再大的名分招討官與你做者。此括其語意。然札兀忽里非即招討使也。原注蓋微誤。

亦册克烈部長脫憐爲王。

秋濤案原作爲主誤。今依類編所引改正。又案脫憐與秘史合。而類編所引此書前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語偶異也。此云金册爲王。攷稱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史木華黎傳。此作汪可汗。亦譯文之異。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曰。案元史皆稱王爲罕。其曰汪罕者。是以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名。而冠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爲汗乃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類編此論。尚未考金册爲王之事也。

時我衆居哈連徒澤間。爲乃蠻部人所掠。

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徹別吉曩笞我失邱兒。斫傷我別里古

台。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秘史則云。太祖落下的老小營。在蛤澧渤海子邊。被主兒勒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太祖大怒。按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載薛徹別吉起衅則同。此書原本當亦載是時與本紀同。爲傳寫者脫去耳。所云敵指乃蠻。彼則指薛徹別吉也。

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爲彼所傷。我捨釁議和而不聽。今何乃乘敵勢陵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朵奕盤山。大掠月見斤部。爲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秘史云。初蛤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剌蛤。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立兒勤。太祖得此。兵力始強。上時居塔朵剌之野。有克烈部汪汗可汗弟札阿紺孛來歸。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覘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札蛤敢不來降。札蛤敢不。卽在札阿紺孛也。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夷。董哀諸部。

秋濤案秘史云。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蛤。等姓亦來降。董蛤卽此董哀也。

土滿卽土綿。秘史譯文無。蒙文有。

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孛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爲正。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卽烈祖也。

相稱按答。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諳達。卽按答之轉音。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忽兒札忽思盃祿可汗。本紀作汪罕之父忽兒札忽思盃祿。秘史作蟌䟽察

蟌思不亦魯罕。

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

秋濤案秘史云。殺其父之昆弟。與此微異。本紀與此同。

其叔父菊兒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菊律可汗。元史本紀作菊兒。秘史作古䚟𡸁。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蛤剌温隘敗之。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追至帖蛾温山內。

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秘史云。也速該將古䚟𡸁趕入哈申地面。哈申卽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衆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句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後汪可汗弟也力可哈剌者。

秋濤案秘史作額䚟客帖𠺝。

以其多殺昆弟。

秋濤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殺之語。意未晰。以此書爲允。

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亦難赤爲發兵。此立字誤衍。又按後甲子年作亦年可汗。秘史作亦難察。

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衆與也力可哈剌。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

原作菊兒可汗。今校改。秋濤案。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卽西遼也。史云西遼末主直魯古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捕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奄有其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卽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衆亦推爲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

三城見秘史蒙文。

既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秋濤案史作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唐兀卽西夏。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爲飲。刺橐駝血煮爲食。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秋濤案秘史作古泄覘海子。

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垓二人往招之來。

秋濤案秘史云使勇士速客該去迎。速客該卽雪也垓。

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於土兀剌河上黑林間。結爲父子禮。

秋濤案秘史自賑給汪罕後。汪可汗爲乃蠻人所困。太祖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剌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爲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以是親厚也。

是年冬。上討

二字。秋濤酌增。

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年秋。上發兵哈剌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

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

秋濤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可汗語作兀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譌作相。

蔑里乞二部。收其衆。上盡以其獲給汪可汗。其後衆稍集。不約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剌川。

秋濤案蔑里乞後作滅里乞。兀剌川後不剌川。皆譯語偶殊。

二部語誤。秘史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剌剌爲三種蔑兒乞。兀都亦惕卽此兀都夷。脫黑脫阿卽此脫脫。然則兀都夷爲一部。蔑里乞爲一部也。或二部當作三部。

殺脫脫之子。

秋濤案此下翁本原闕一字。

土居思別吉。

秋濤案秘史作脫古思別乞。

虜忽都台

都原作相。秋濤據後文校改。

察勒渾 秘史蒙文要著他兩女忽禿黑台。察阿倫。譯文無名。

秋濤案後作察魯渾。

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剌溫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

隘原本作隊。翁覃谿據本紀改。

後上與汪可汗征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作不魯欲罕。

至黑辛八石之野。盡虜其民。盃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孛

秋濤案類編引孛作不。

魯領百騎爲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

秋濤案類編引鞍作騎。

轉墜。捨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於拜荅剌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

夜汪可汗多燃火於所陣地。使

秋濤案類編作示。

人不疑。潛移衆於哈薛

秋濤案類編薛作薩。

兀里河上。時札木合

原脫合字。張石州校增。

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衆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棲息幕上。甯肯去乎。我嘗言之矣。

秋濤案此段語意未晰。秘史云札木罕對王罕說。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眞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語較明。

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閒。何爲此言也。

秋濤案秘史作古䚟把阿禿剌所言。

和都赤剌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卽解陣去。駐撒里川。汪可汗至土兀剌河。其子亦剌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而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剌乘其不備。虜其部衆。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剌合札阿紺孛。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剌合將己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爲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國王。博羅澤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剌合先與其將

原作將其。張石州曰二字疑倒。今改。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盞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剌河山。曲薛吾撒八剌迎敵。捻

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捻字當貫下迪吉火力亦禿兒於盞塔兀二人爲句。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盞塔兀二

原作一。秋濤校改。

人流矢中亦剌合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剌合。大敗其衆。盡掠所敗。歸之汪可汗。

秋濤案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剌合與卜魯忽觧共追之。又云帥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觧成擒。流矢中亦剌合馬胯。幾爲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欒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卽此事也。而所云亦剌合之將曰卜魯忽觧。與此不同。迪吉火力亦禿兒當卽卜魯。卜魯禿兒。聲近。于盞塔兀當卽忽觧。亦聲近。當時此書盡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字不同。遂致互異耳。

此不可強合爲一。史當別有所本耳。

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

原作用乏。秋濤依類編引改。

荷太子加意

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

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

時聞脫脫復出入當作八兒忽眞隘。

原作入忽眞隘。秋濤校改。

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忽蘭盞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衆取其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

原作時是。張石州曰疑倒。

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崖。發兵征泰赤烏部。與長流

原作流。張石州曰。紀作部長沆忽等。流字疑誤。

忽阿忽出

秋濤案秘史云泰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覩卽此。

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曰哥察兒別吉塔兒忽台希憐禿

秋濤案秘史泰赤兀部有乞憐勒禿。卽此。

忽都答兒至月良禿剌思之野捻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

秋濤案當卽前殺塔海荅魯之忽數忽兒章也。彼數字蓋誤。史不載忽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答魯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證知卽此人也。

走八兒忽眞隘。

一原作入兒忽其隘。秋濤校改。

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朶魯班。塔塔兒。弘吉剌。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軍及汪可罕。於是弘吉剌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罕發兵。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

秋濤案類編引此云。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剌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雷泉。斬馬爲誓。欲襲我軍。弘吉剌部長迭彝。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諸部衆。於是弘吉剌疑附。按邵氏所引較詳。當是原本。今本疑爲後人删節。當據以改正。

冬。汪可汗分兵由怯

原脫怯字。秋濤校補。按本紀云有由綠憐而行。則脫誤久矣。

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

秋濤案史作忽勒巴理。

按敦阿述

秘史作阿勒屯阿倏黑。

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當奔於契丹。

原闕丹字。張石州補。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

原作憐納。今改。

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想誓之語忘乎。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

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后

秋濤案秘史有阿憐太子疑卽此。后字恐誤。

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卽秘史忽巴合牙地面。

秋濤案疑有山字。

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剌兀。都兒哈太石

原作后。張石州校改。阿剌兀卽秘史蒙文之阿魯孩。都兒哈當作都塔兒。蒙文之都塔兀惕。察忽斤當卽彼察阿安。

遼屬國有察察里。殆卽依徹徹兒山以居者乎。

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答闌捏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弘吉剌部亦未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

哲不哥

秋濤案當卽者客也。見秘史。

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剌遂附札木合。與亦乞剌思。火

原作大。張石州校改。

魯剌思。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

原作津。秋濤據元史本紀作律。

局兒可汗。秘史蒙文作古兒合。釋云。古兒普也合皇帝也。然則局兒汗者蓋諸部之長。如云大皇帝歟。別兒河岸。爲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衆馳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衆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列傳作召烈。台抄兀兒。不云召烈氏。疑傳誤。

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悟。下馬佯臥。塔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卽還遇火魯剌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常婦之子。

四字疑有誤。

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耳。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屬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壻哈徹兒則言之。大力台大字誤。當作火。火力台。卽秘史卷五之豁里歹也。此火魯剌氏。秘史作豁羅剌思。可證。

秋濤案哈徹兒。疑卽太祖弟哈撒兒也。

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拔都哈剌蔑力吉台（疑作台吉）軍圍。爲其游兵所執。以百

有闕字。

得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旣又遇髦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抄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卽兵迎之。戰於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野。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剌兒阿帶亦兒渾。

破之。札木合脫走。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盡誅札木合等。按札木合癸亥年尙在。與汪可汗同來伐蒙古。則傳謬也。

弘吉剌部來降。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弘吉剌。亦乞列思等。居堅河之濱。忽

闌也兒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剌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等。惟卯吉剌入降。太祖賜以合剌罕之名。卽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剌思哈答斤二部。而多哈喇赤部。惟此爲異。堅河卽犍河也。

壬戌。

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張石州曰。壬戌乃宋甯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眞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頓兵避暑。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愼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旣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

秋濤案秘史作忽必來。

折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盃祿可汗會蔑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可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覘望於揑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

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速眞河。即秘史之浯勉灰灣脅格泐只名字的水。

速疑作連。

移軍入塞。

秋濤案所謂入塞出塞者。當指河蘭塞也。

汪可汗子亦剌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盃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衆聚。吾悉捲之時阿

原作附。秋濤校改。

忽出拔

原作大。秋濤校改。

都一部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剌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剌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

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爲壁。大戰於闕蠻壇之野。

秋濤案畢氏引史作圖奕壇。改爲徒伊壇。殿本作闕奕壇。改爲吹丹。未知孰是。據秘史戰地作闕亦田。則疑是奕字悞。闕與闕音本相近。圖亦訛字也。

彼祭風。風忽反。爲雪所迷。軍亂。塡溝壑。壍塹而還。時札木合同盃祿可汗未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爲可汗者。諸部悉討虜之。

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己者。大縱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阿不禮。當作阿不扎。

蒙古呼山爲鄂博。與惑哥聲近。按此文闕惑哥山。後文遺惑哥山岡對音正同。不能得其文義。若鄂博則音字絕殊。且亦非蒙古呼山之詞。

後文太宗崩於月惑哥忽闌。亦疑與此是一地。

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秘史。札木合知太祖落後的。與阿勒壇等商議。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桑昆處云云。此別里怯沙陀。即後文別兒客額列。

張石州曰。紀作子。

禿撒合亦求尙公主火阿眞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剌合曰。吾按答原注謂太祖也。舊本此注誤入正文。張石州考正。

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旁協

原誤作脇。秋濤校改。

助。時亦剌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赤斤按彈火察兒答海忽剌後作塔海海剌。答兒斤木忽兒哈檀札木哈等背我。迨且

秋濤案二字有誤。

此木忽兒。蓋即前十三翼中之木兒忽。秘史一作木勒合勒忽。一作木惕合勒忽。並在四卷中。札答剌氏。與札木合同族。秘史述諸部來歸。其後叛者。列敍於後。朮勒合勒忽在其中。而木兒忽與木合忽對音切近。知必一人矣。

按壇火察兒等。往來於太祖札木合汪罕之間。倏忽彼此。搆成衅隙。眞反側子也。詳秘史札木合寄語二人與太祖與汪罕戰後寄語二人。詞意相同。而汪罕始終無不利於太祖之心。亦剌合異心亦由諸人倡導。此書敍此情事。較更詳於秘史。本紀據此爲本。而盡刪此類情節。幾於買櫝而還珠已。

說亦剌合說之曰。吾等願爲校。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剌合信之。車帳相問爲兵。共謀。遣塞罕脫脫干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剌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爲不信。屢遣

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爲之。毋遺我憂。既而異志。悉燒我牧也。

癸亥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汪可汗爲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捻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蔑里哥

秋濤案秘史作蒙力克。

帳中。越明日有蔑力池赤可謀。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秘史所載蒙力克爲太祖謀也。

此句不誤。但赤可上脫額字耳。額赤可。秘史蒙文作額赤格。解曰父也。據後文九十五功臣。蒙力克爲之首。而秘史蒙文通前後皆稱爲蒙力克額赤格。雖太祖與言亦然。然則蒙力克額赤格者。如齊桓之仲父矣。

按池字卽當作也。也赤可卽額赤格。

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旣遣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

秋濤案秘史作也客扯鏈。

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賞我何哉。其子亦剌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爲實。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秋濤案秘史作乞失里黑。

月供馬渾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

秋濤案元史木華黎傳作拔台。秘史作巴歹。

曰。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

上云也可察合蘭。此云察合蘭。該省文。

次子納憐

秋濤案秘史作納鄰客延。

坐帳外方礪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原作因秋濤案秘史云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眞帳房後都說了則此宜爲同字。

赴上言之遂入己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臥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眞河上急遣折里麥

秋濤案本紀同本傳作朮魯台秘史作主兒扯歹實一人也秘史者勒麥爲後哨

此戰主兒扯特爲軍鋒之冠秘史敍述甚明而元史歸之畏答兒此又以先鋒爲折里麥折里麥卽秘史之者勒蔑速不台之兄亦太祖開國元勳也傳聞異詞蓋難強合

爲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剌河卜魯哈二山而來

俟考

既曰二山不得言河秘史作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則河字蓋阿字誤也

近侍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告上時移軍合蘭只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答蘭捏木覩格思地面。按合蘭只。即秘史之合剌合勒只惕。何戰譏。

未及爲備。日衍山。即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秋濤案秘史作只兒斤。

部衆。次敗董哀

秋濤案紀作董哀部。秘史作董，蛤亦惕。

衆。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衆。

張石州曰。紀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二字。秋濤案秘史作幽哩失列門太子。大石二字。即太子譯音之異。以此知前後所云太后。即大石譌也。

衆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剌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斡兒弩兀遣惑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秘史亡忽亦勒答兒卒。葬之於合兒合水的斡嚕訥屹山 斡嚕訥屹即此斡兒弩兀也。斡字誤。

秋濤案秘史作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騎。

沿哈勒合河

秋濤案秘史作哈泐帖河。

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案秘史作兀魯兀惕。

忙兒（兒當作兀）

秋濤案秘史作忙忽惕。

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案秘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起了。其兵數

方位。皆與此異。

胡朏明云。地理家。凡言南可以該西。言北可以賅東。

上以弭吉剌部先爲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案秘史作帖兒格。（秘史家文。十一部共立札木合者。翁吉剌敦種迭兒格克額蔑惕阿勒灰等爲頭。迭兒格克卽帖木哥。額蔑惕卽阿蠻也。）

秘史蒙文云。捕魚兒海子有帖兒格阿蔑勒等翁吉剌阿蔑勒卽阿蠻。

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

四字未詳。秘史蒙文，有外甥容貌女子顏色之語，此所本也，秘史譯文無。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

秋濤案秘史作統格黎小河。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案秘史作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

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閒，草盛馬肥，與汪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案前作菊兒可汗。

嘗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盃祿可汗之位。

秋濤案前作忽兒札胡思盃祿可汗。

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剌溫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恥，而泰赤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

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剌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躋禿烈壇禿零古盞速壇零古闕羣隘。曲笑兒澤。跋涉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

疑有誤。

吾難。秘史蒙文作忽難。八哈只作巴合只。

菊律可汗時聞之。避我於塔剌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

張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譌字。

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於汝。由是結爲按答。我遂尊汝爲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　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聲轟之。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爲三部蔑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也。

以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別我弟。大丑乞魯爲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案原本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占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按本紀取親征

記。加以潤色。而所敍次究與情事不合。所當闕疑。秘史亦不載此語。

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日底。來歸於我。使汝

原作日誤，

饑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汝。饑不過日

此字原闕。秋濤校增。

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剌川。遣使覘俟部長脫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剌溫合部叛歸。汝又爲曲薛兀撒八剌追襲。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秋濤案滅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剌川前作兀剌川。忽都台前作忽相台。察魯渾前作察勒渾。曲薛兀前作曲薛吾。火都前作和都。

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與君忽剌河班答兀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秘史作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剌阿訥帖山行。此疑有訛字。於時

不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脣齒相見。始可閒離。如今以蛇傷而閒我乎。脣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汗。我時又如青雞海鶻。自赤兒黑山飛

原作揮。秋濤校改。

越於盃而之澤。搦班腳鶴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卯吉剌。諸

原作諸。張石州曰。疑諸之誤。

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

原作立。秋濤校改。

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

原作可。秋濤校改。

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煬爨而息。安榻而臥。使我癡子癡婦得甯寢乎。

我猶汝子。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

張石州曰。他下疑脫一字。

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吏牛汗。

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誤。蓋以駕車牛爲譬也。熙以爲與下徒使跳躍意同。

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汪可汗也。時上族人火察兒按彈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嘗謂上輩八兒合拔都

秋濤案本紀作八剌哈。

秘史一。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爲主兒乞。秘史四。又稱主兒乞種人涉兒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來歸。撒察卽薛扯。泰出卽台出。涉兒合禿蓋卽忽禿黑禿而對音不合。不得卒通。此八兒合拔都。卽史表窠不斤八剌哈哈。秘史之斡兒勒巴兒合黑也。

二人薛徹大丑。

秋濤案此句上當有薛徹別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

詎可使斡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爲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揑薛太石之子。

秋濤案揑辟太石之子。卽揑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爲伯父聶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辭。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從父兄也。

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爲忽都剌可汗之子。以而父嘗謂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

原作止。張石州曰。當是生字。

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爲君。吾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畋。我亦將遮獸迫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興。毋令他人居之。

秋濤案三河之源。蓋按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馭闊不花於按檀火爾歡之地。當卽按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其地。與鎭城同例。

又謂脫憐。

秋濤按此別一脫憐。非汪罕也。秘史作脫斡鄰。

吾弟。我以汝是高

原譌作馬。今改。

祖家奴。曾祖闍僕。故尊汝爲弟也。汝祖塔塔

秋濤案秘史作斡黑答。

乃吾祖察剌合合忽

秋濤案秘史作察剌孩領忽。

統必乃

秋濤案秘史作屯必乃。

二君所廝。塔塔生雪也哥。

秋濤案秘史作速別該。

雪也哥生闊闊出黑兒思安。

秋濤案秘史作闊闊出乞覩撒安。

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

秋濤案秘史作也該晃脫帖覩。

台兒生汝。汝世爲奴虜。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爲察兀勿魯

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

之族而累汝。卽王

原作正誤。秋濤校改。

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秋濤校改。

厭。於我尙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爲我父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運八力

秋濤案前作按敦阿述渾八力。

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曰者。

原誤作暑字。秋濤校改。

吾麼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龍持來。鮮晁按塔

原注卽王子亦剌合也。秋濤按鮮晁按答。卽下文鮮昆。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子爲按答。下王子鮮昆云。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可證太祖與之結爲按塔。故卽以按塔稱之。塔答字異音同。惟晁與昆字形相似。而音聲迥殊。必有一誤。考前文云汪可汗至土兀剌河。其子亦剌合鮮昆云云。則作昆是也。

汝亦遣必力哥

秋濤案必力哥卽下別力哥。蓋亦剌合之屬人。

秘史。桑昆今必勒格別乞。脫朶延。將旗纛竪起。準備厮殺。必勒格別乞卽必力哥別吉。脫朶延卽脫端也。阿赤失崙。秘史作阿赤黑失蘭。河剌不花帶。恐卽史不忽木傳中之海蘭伯也。

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蘭阿剌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呼陳輜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剌漢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

來也。汪可汗聞上前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特以玩物視我耳。何嘗稱君爲父。特以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辯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

即前必力哥。

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虜弘吉剌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誓衆。

秋濤案元史札八兒傳。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泥河。餱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遂刳草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記。與此書情事稍異。

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

秋濤案前與泰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剌部人揑辟之子孛徒遣人告變。即此孛徒也。此書及元史皆或

作亦乞剌部。或作亦乞剌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孛禿傳。卽其人也。云亦乞列思氏。續宏簡錄作亦乞烈氏。其實並同。惟史太祖本紀於泰赤烏之第云。帝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變。孛禿傳則云。札赤剌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孛禿聞之。遣波欒歹磨里禿禿來告。是卽泰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應。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修史之疏略。概可知矣。非細爲酌考。不能得其顚末也。

爲火魯剌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只敦山。妻子爲汪可汗所虜。止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烏卵爲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眞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廬之地。時上麾下答力台斡眞。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秘史有速客該者溫・者溫與折溫同・當亦稱號

秋濤案別吉卽下文別吉忽相也。相當作都。忽相卽拔都。火察兒別吉爲一人・忽都花別吉爲一人・稱別吉如稱那顏・秘史所謂達達以別乞官爲尊者也・何說甚謬・今謂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此爲號。札木合卽下文花札木合也。此說甚謬花字疑衍。或云加花字。已別於按答之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舊部。在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諸部遂共謀汪可汗。以應太祖。

宗室世系表脫忽大王。即此脫虎。

此合蘭眞沙陀。秘史作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合剌合勒只即合蘭眞。三史語解云。額列蘇。沙也。然則秘史之額列惕。即此之沙陀矣。

八憐。梭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剌海等。又忽都答部衆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迎誤。張石州校改。史伯顏傳。蒙古八憐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爲八鄰部左千戶。述律哥圖。即此八鄰梭哥台也。

忽都答部。當即泰赤烏之忽都塔兒。前被擒於太祖者也。

是時答力台幹眞八憐

前作憐。

撒合夷嫋眞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析溫。火察兒別吉。忽相

當作都。說見前。

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泰塲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

秋濤案秘史作給里兀答硯。給疑作帖

抄兒塞。

秋濤案秘史作察兀硯幹。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爲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遙遙。忽遠楗涉徑。

秋濤案句有誤字。

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諸。諸疑作請

秋濤案下疑有脫文。

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商量著。差帖里兀答硯。察兀硯幹。二人做帖撒硯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

汪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

秋濤案秘史作亦禿覩堅。

我使

原脫使字。秋濤校增。

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卿答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禿兒干來。

秋濤案秘史云。亦禿覩堅望見下營甚多。便回去了。察忽覩幹自後箭射。將亦禿覩堅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覩堅拏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禿兒干來。非偕來也。

上不與語。即送於哈兒抄兒所。

秋濤案秘史云送於哈撒兒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秘史。

上因以二

原作三。秋濤改。

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

張石州曰。紀作折折運都山。秋濤案秘史作者折額兒溫都兒山。

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衆。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顧

原作賴。秋濤案當作顧。

其左右謂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輩

原脫輩字。秋濤校補。

緩頰。竟

原作兒。秋濤校改。

絕矣。至揑辟烏柳河。

秋濤案秘史作揑水。是此辟字亦當作坤。

爲乃蠻部主太陽

秋濤案秘史作塔陽。

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

秋濤案甲子年作火力速八赤。

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剌合走西夏。過亦卽納城。

秋濤案亦卽納。當卽亦集乃路。

至波黎吐蕃部。卽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衆逐之。散走西域

原作城誤。

波黎。蓋今布隆吉爾地。

白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爲黑鄰赤哈剌者殺之。

秋濤案元史云。至龜茲國。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

白先當作曲先。

上卽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秋濤案當卽甲子年之帖木該川。秘史作帖蔑延客額兒。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據秘史。蒙文。乃蠻所遣之使名脫兒必塔失。汪古遣於太祖之使名月忽難。秘史譯文不出月忽難名。此則誤以汪古使名爲乃蠻使名也。

原作狐。張石州校改。

龍庭蓋卽秘史之阿卜只阿闊帖梧兒。卽史曲雕阿闌也。

部主阿剌忽思的乞火力

原注。今憂不花駙馬丞相白速速是也。張石州曰。紀作白達達部阿剌忽思。則注中速速字誤也。秋濤案此事見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傳云。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告太祖。卽此事也。汪古卽此王孤。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卽此阿剌忽思的乞火力。皆譯語偶異。案紀傳例當相應。今傳作汪古部人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紀則作白達達部主阿剌忽里。部落與人名全殊。讀者安知其爲一事乎。僅賴此書尙存。是以證之。而注中白達達字復譌爲白速速。惟邵遠平元史類編。太祖女阿剌海別吉公主傳云。適孛要合汪古部人。父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本白達達部主。乃蠻太陽可汗遣使約白達達部欲同據朔方。阿剌兀思不可。使一一分析。與本紀相合。蓋宋景濂於元開國事不能詳核。邵戒山則考於此篇而正之。邵所據本白達達字。固未誤也。又按蒙

古他部無一部而二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卽白韃靼也。阿剌兀思子孛要合。孛要合子君不花。尙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愛不花尙世祖季女月烈公主。此注憂不花駙馬。憂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丞相。亦補史闕。

月兒斤又名主兒乞。此一部而二名也。

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剌忽思卽遣使朶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朶兒必塔失。卽脫兒必塔失也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並當依秘史正。

白達達所遣使。秘史蒙語。其人名月忽難。

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張石州曰。當作宋嘉泰四年。

春。大會於帖木垓川。

秋濤案當卽癸亥年之帖麥該川。

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斡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尙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弧矢。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衆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

原作或檀。張石州據翁本改。

三史語解。沁達罕。舊作建忒垓。天馬也。按卽遼史太祖本紀之壓得斯山。今譯改音　爾者。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寒（寒當作寒）河。太陽可汗同蔑里乞部長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按元史巴而述阿而忒的斤傳。誤以脫脫爲太陽可汗之子。

哈只兒兀孫河。卽秘史之合池兒水也。蒙語謂水爲兀孫。今書作烏蘇者。是旣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複。與後辛目連河同。

克烈部長札阿紺孛可隣太石。

秋濤案札阿紺孛。卽克烈部汪可汗之弟。前奔乃蠻者。蓋汪可汗亡後。部衆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隣太石。疑卽前與札阿紺孛同奔乃蠻之脫憐太后。彼文阿譌爲脫。石訛爲后也。

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

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前盃祿可汗來犯我軍條中。又見後戊辰年云，幹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幹當作斡。斡亦剌部卽猥剌部。音同譯字偶異也。

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敝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輭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八赤

前作火里速八赤，

曰。昔君父亦年可汗

秋濤案前作亦難赤可汗。秘史作亦難察必勒格。乃太陽可汗之父也。

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也。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速來。

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秋濤案秘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衆來敵。上以弟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駁革去皮。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衆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剌納矮胡之地。兀花思蔑兒乞部長帶兀兒孫

秋濤案秘史作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答亦剌兀孫。據此應作帶兒兀孫。此三種。蔑兒乞之一。卽秘史卷三之兀洼思歹亦兒兀孫也。

獻女忽蘭

秋濤案秘史作幌蘭

哈敦

原作吟敕。秋濤校改。

於上率衆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室壩之。

秋濤案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覩兀孫。未嘗復叛。叛者乃蔑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

其人頗不安。復同叛。

此下原本有畱字。字書所無。疑有闕誤。當是略字。

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蔑兒乞於泰安塞。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泰寒寨。

壺降麥古丹。脫里孛斤。蔑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

下闕一字。

奔盃

原作盈。秋濤校改。

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云。已而復征蔑而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卽盃祿可汗也。

帶兒兀孫。既叛。率餘衆至薛良葛河。

秘史有薛涼格河。卽此。秋濤案當卽今之色楞格河。

洽剌温隘。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乃顏。及赤老温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弟闊拜

秋濤案秘史作沈白。又作沈伯。

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

秋濤案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橐駝以還。

丙寅。

秋濤案是年爲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注之以便稽考。時宋甯宗開禧二年。本紀云是

歲實金之泰和六年也。

大會諸王百官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旒之白旗。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盃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涉合水上。捻之。

張石州曰。紀作帝既卽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捻之。蓋卜魯欲罕卽盃祿可汗。而水上捻之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秋濤案後俱作曲出律，本紀作屈出律罕。

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

秋濤案秘史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

二年。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夏。頓兵避暑。

頓下三字。秋濤校補。

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羅孩城。先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斡羅思亦難及阿忒里剌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

秋濤案本紀云。是歲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詳孰是。

本紀野牒亦納里。卽秘史萬乞兒吉思種之官人也。迪亦納勒也。此之亦難蓋卽其人。阿忒里剌。疑當作阿里忒剌。卽阿里替也兒。皆人名非部名。

戊辰。

三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班師。至自西夏。夏。

原闕此字。秋濤補。

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斡

秋濤案當作斡。

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秋濤案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卽西遼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按汪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以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也。俟考。

遼史天祚本紀。大石卽位稱葛兒汗。葛兒卽菊兒。亦作古兒局兒。其子孫蓋此稱之。史布魯海牙傳。又稱居里可汗。

己巳。

四年。宋嘉定二年。金衞紹王大安元年。

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

秋濤案亦都護乃國主之稱。非人名也。其人名則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書之詳。

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

秋濤案此西遼所置官。

欲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奴奴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卽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順。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衆。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蔑里乞脫脫中流矢死。脫脫之子四人。以

原缺此七字。秋濤據元史補。

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

也兒的石。疑卽額爾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異地耳。又按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額濟勒河。土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卽此也兒的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住夏。

將

原作特。秋濤據元史改。

奔畏吾兒國。脫脫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戰於巔河。

秋濤案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禳河一作蟾河。又案元本此下衍殺字。今刪。

亦都護先遣其官河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人來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即前按力也女答兒班即前奴答拜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爲貢。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夏。上避暑龍庭。

張石州據翁本改避爲遣。秋濤案仍當作避。

秋。復征西夏。入孛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爲好。

秋濤案本紀載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

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後敗夏師。獲其將惠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徹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未詳孰是。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命。問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按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紀太祖與金人開釁之事。而親征記及秘史皆不載。殊不可解。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歷表。略云。歲在庚午。天啓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之有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疎漏也。

辛未。

六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可汗來歸。因忽必

秋濤案必下脫來字。

那顏見上。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帖覩魯兀惕種。其主阿覩思蘭卽投降了。來拜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卽此事也。帖覩魯兀惕。卽哈剌魯阿覩思蘭。本紀作阿昔蘭罕。卽此阿昔蘭可汗。忽必來亦太祖所任驍將。

亦都護兒

秋濤案卽前亦都護也。以太祖命爲第五子。故稱爲亦都護兒。猶石晉之稱兒皇帝矣。

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口衮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尙公主。仍序第五。

秋濤案此語未晰。考秘史云。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可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我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

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緞疋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所載較詳。故備錄以資考證。

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

原作二十。秋濤校改。

出哨西邊戍。

秋濤案此即後所云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也。在丁丑年。

秋。上始誓衆南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誓衆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紀爲正。

克大水濼，以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尤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台太宗也。三太子窩闊台。原文無闊字。不知他文本有此稱。抑係遺之。破雲內東勝武宣甯豐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秋濤案金之西京。卽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衆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衆墮城。卽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攻。大掠之以歸。

原作忽。今校改。

熙案下有脫文。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爲奴等。

秋濤案爲奴二字疑誤。

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爲後繼。契丹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獾兒哨嘴。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濤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諡。此元代史臣之辭。猶左傳石碏言陳桓公有寵於王

也。

共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卽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麼下縛之。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衞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案本紀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紇石烈九斤率衆三十萬戰敗於獾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征記則繫於辛未。未知孰是。

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秋濤案金宣德府。今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安州是。

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卽也者哈拙兒子。赤渠駙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赤渠。史太祖本紀作赤駒。公主表作赤窟。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衞紹王至甯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貞祐元年。

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闕。今補。

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

原作帥。秋濤校改。

悉力爲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別衆西行。由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紫荊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奧敦

張石州曰。本紀作屯。

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矣。乃命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數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圍

原作固。秋濤校改。

朮赤台之子名怯台。而秘史九十五功臣名。又有客台客帖二人。並與怯台聲近。不知此怯台當爲誰也。哈台蓋卽九十五功臣中之合歹駙馬。

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卽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

原作洛。秋濤校改。

磁相輝衞懷孟等州。

原衍棄其二字。今刪。

定威州境。

秋濤案威州今井陘縣。

抵黃河。

秋濤校補河字。

大掠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計本紀有而此書闕者。爲遂州安肅州安州澤州潞州遼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石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卽中山府也。

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拙赤觧

張石州曰。翁本作拙赤得赤觧。

薄刹爲左軍。沿東海破洙

秋濤案金無洙州。疑濼字之譌。

沂等城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皇帝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觧薄刹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據本紀是左軍東抵平灤。而未嘗南涉淄沂也。沂州本紀列於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孰是。

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由中道。遂破灤

秋濤案當作深。蓋上灤字旣譌作洙。後人因妄改此字爲灤也。

漢

秋濤案河北山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莫譌漠。而漠又譌漢也。

河間

秋濤案此下舊有開字。非其次。今移於下。

清

今青縣。

滄景獻

今獻縣。

濟南濱棣益都

原作益相。秋濤校改。

開等城。

秋濤案本紀云。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書缺者。爲雄州霸州祁州蠡州恩州濮州滑州博州濟州泰安州淄州濰州登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複出。未詳其說。又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陷。而此書中書破青滄。與史文不合。

棄東平大名不攻。

秋濤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至。望風披靡。昔安祿山舉兵。而河北二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有鎮帥守之。蓋其人尙能守禦。故避而不攻。

餘皆望風而拔，下合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來合。合疑作會

甲戌

九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上駐營於中都北壬甸。

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北郊。

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

原作都。秋濤校改。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

原作吉。秋濤校改。

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衞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

張石州曰。紀作五月。

金主南遷

原作還。秋濤校改。

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

秋濤案史作參政抹撚盡忠。

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衆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推斫

原作聽。秋濤據本紀改翁本作砍。

答比涉兒札剌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使勿得渡。砍答遣裨將塔塔兒率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砍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爲元

原作瓦。秋濤校改。

帥。令居廣甯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衆來降。仍遣子鐵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

秋濤案紀作七月。

金太子

原脫此字。秋濤補。

留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衆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

秋濤案原本此下尚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紀作三摸合。

乙亥。

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以下。錯衍甚多。今細爲考核移訂。注於下方。

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

原作道州。張石州據本紀改。

木華黎攻北京。

秋濤案金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尙爲金守。可見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尙有地數千里。乃甲戌年遽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甚矣。

金元帥寅花麼等花帥荅字之譌

秋濤案紀作烏古論寅答虎。

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

以上乙亥年本文。

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

原作季英。金史。歸潛志。季英作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

原作東都。秋濤校改。

齎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衆。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

原作季。秋濤校改。

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上自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濤據本紀改。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帑爲拜見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寶光赤。秘史蒙語作保兀兒赤。解曰廚子。然則光是兀字。或兒字之訛。

秋濤案雍古兒下疑脫阿兒海三字。

忽都忽那顏。秘史作失吉忽都忽。訶額崙太后養子也。

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答及

原缺此字。今補。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未陷城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私惠乎。上正嘉之。

私惠原作和意。嘉原作佳。均秋濤校改。

以爲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秋濤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圍中都之下。今按中都之陷。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入乙亥年云，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按上文載左相秦忠爲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臆增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耳。今定此條入乙亥年。其複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衆來降。

原作也斤。秋濤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複。蓋已經錯簡之後。二人轉據史書增之。是以多致複出。然此語乃起下之詞。或原所有。未可知也。

帷帳復。張鑊柄。衆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秋濤案此十八字未詳。疑有譌脫。

熙以爲惟當作帷。謂七斤降後。復張帷帳爲元抬師也。鑊柄下有脫字。

帷當作惟。張復卽高陽公張甫。衆哥卽河間公移剌重嘉努亦作重格。舊作衆家奴。兩人皆在九公之列。其守信安事。具金史。張鑊柄疑卽張進。後金人封爲滄海公。與甫同守信安者。獨也思無考耳。張鑊柄之稱。正如郭蝦蟆。葛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

上駐軍魚兒濼。命

原作合。秋濤校改。

三合拔都。

秋濤案史作三哥拔都。

帥蒙古軍萬騎。由夏西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川。適河冰

原作兵。張石州校改。

合，遂渡而北。

秋濤案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舊本在辛巳年。見孫榮山而還之下。今考定爲乙亥年事，移於此，又案

元人於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潼關。乙亥則攻潼關不下。由嵩山小路趨汴京。卽此年事。金宣宗紀。元太祖紀俱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咸載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事。元人尙未得潼關。而此云出潼關。蓋由嵩山小路繞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道大進道

張石州曰。本紀作賜進道。

繆案大進道爲史進道之誤。進道。秉直之弟。天倪之從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均見進道神道碑。

等。攻廣甯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秋濤案以上乙亥年原文。

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秋濤案北京字恐有誤。

此條重出。正與七斤以通州降同。那答忽卽寅答虎。斜烈卽完顏昔烈。今譯改錫琳者也。那答忽原文蓋作邪答忽。邪寅音近。此書邪那二字往往互訛。

上遣脫脫欒闍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秋濤案張鯨總十提控從奪忽蘭撒里必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奪忽蘭撒里必。卽脫脫欒屠兒必也。所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

降眞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秋濤案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下。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

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錦州帥張鯨以錦廣甯等郡來降。平之。

秋濤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木華黎此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

十二年。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

原作援。秋濤校改。

都。以鐵裹車輪。征蔑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

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

至嶄河。遇其長大戰。盡滅蔑兒乞還。

秋濤案速不台傳。載征蔑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己卯冬盡降其衆。此書蓋終言之。

是歲吐麻部主

秋濤案紀云。是歲禿滿部叛。蓋禿滿卽吐麻也。此吐麻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卽接征西域事。按太祖之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不得有西征事。又此條旣言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爲錯簡甚明。今考本紀取此下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剌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其癸未年所載都剌涉合兒旣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考正。又按秘史云。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種。禿馬卽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禿勒。卽禿剌也。此謂之都剌涉合兒者。北方語或繁或略。譯語偶異也。

都剌涉合兒既附而叛。都剌涉合兒。卽秘史豁里禿馬惕官人歹都忽勒涉豁也。蒙文如此。譯文止作歹都禿勒。

秋濤案都剌涉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

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那顏卒於彼。

秋濤案自都剌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循河而南之下。今考正。又案博羅渾那顏。卽卷首所稱良將四人之一。與都魯伯爲二人。元史博羅渾作博爾忽。傳云。博爾忽許兀愼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歿於敵。史文記其事如此。略之甚也。畢秋帆謂博羅渾官正千戶。無他戰功。蓋僅據元史。而不知考於他書者。今考征禿滿部。元史作命鉢魯完朵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卽博羅渾。因譯語稍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與博爾忽誤分爲二。朵爾伯卽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爲一人。是誤而又誤矣。考得此條。數書皆可是正。爲之忭快者累日。

戊寅。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封木華黎爲國王。總率王孤

原作狐。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

秋濤案史作兀魯兀。

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吉剌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剌部孛徒駙馬二千騎。

秋濤案孛徒卽孛禿。史有傳。說見前。

木哥卽元史忙哥。畏答兒子。附傳尾。太宗本紀作蒙古寒札。次國王查剌溫茶合帶鍜眞之下。按陳那

顏兄弟之上。

札剌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

秋濤案烏原作鳥。今改。烏葉兒卽吾也兒。元史有傳。

禿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剌兒所將契丹兵。原伐金國。

秋濤案封木華黎爲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此繫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

此歟。姑因之以備考。又案本傳稱弘吉剌。亦乞剌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考

此錄載弘吉剌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

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聿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部。不從。亦叛去。遂先命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

秋濤案秘史。兎兒年。成吉思合拙合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恰引路。不恰卽不花也，惟秘史稱兎兒年。與此戊寅年不合。

命上原有大字。繆滅去。按大字當在命字之下。

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謔河水。順下。招降

秋濤案原本此下有之困二字，蓋誤衍。今删。

亦馬兒河。今阿穆哈河也。發源阿爾泰山北烏梁海境內。與阿努河東西兩源並出。合流之後。互受兩名。至俄羅斯伊聶謝斯科西南。會昂噶拉河。下流爲伊尼謝河也。

克兒爲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干諸部。

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卽朮赤也。史不言其戰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爲思。當卽乞兒吉思。憾

哈思帖良。當卽憾合納部。二部皆在謙河之南。憾合納地。卽謙河所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卽烏斯地在謙河北。憾合納之西。自和林者行三千里爲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謙州卽以謙河爲名也。此二部地皆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爲近。

火因亦兒干。卽秘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蒙語林曰槐因。百姓曰亦兒干。亦曰亦兒格。見秘史蒙文。

熙案下脫己卯年事。

庚辰。

十五年。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四年。當作嘉定十三年。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

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秘史作額兒的石河。秋濤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湛然居士集有庚辰西域清明詩。又有進庚午元厤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思干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歲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考邱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

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駐車馬。俟來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嘗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衆大率多回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之新宮據焉。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廷尉同文曰。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卽邪米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恩虔。譯曰尋恩。肥也。虔。城也。今謂之賽瑪兒罕。自北廷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幹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秋濤案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幹羅思蓋卽幹脫羅兒也。

秋濤案本紀作幹。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上與四太子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濤案迷原作述。今據元史本紀改。

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眞

秋濤案眞字據本紀補。

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

原注西域可汗之林也。後壬午年作速里壇。

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爲前鋒。

秋濤案以上皆辛巳年原文。

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

原作王誤。今據本紀改。

龍傑赤。

秋濤案卽今回疆玉隴哈什地也。

不珍也哈答

秋濤案疑亦城名。此下尙有因其見孫榮山而還八字。疑他處錯簡。今删。以上辛巳年原文。

之城。

秋濤案當與上攻玉龍傑赤之文。合爲一句。

以軍

原作君。秋濤校改。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旣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蘭格赤下營。命拖雷住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蘭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卽此事也。斡歌歹稱三太子。卽太宗也。太祖此時已定以太宗爲嗣。故令大太子二太

子皆聽其節制。此錄語意未晰。賴秘史言之較詳耳。又按程春廬廷尉以爲阿梅河卽阿母河。故不知兀鼐格赤所在。今按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卽此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割據。疑此時和闐尙屬算端。故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河暗木河。則是漢書所云爲水。與此阿梅河不同。程氏未詳考也。

據內府圖。今阿母河東北鹽海之旁。有烏爾根齊城。與玉籠傑赤對音至近。疑玉籠傑赤卽是烏爾根齊。若和闐之玉籠哈什。僻在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又可失哈兒以東並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具曷思麥黑傳中。非若尋思干以西。皆算端所保。須用力攻取也。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哈里寒哈當依本紀作塔。此卽西北地附錄之大典地圖之的里安。廷式案此當是西北地附錄之塔里干。非的里安也。秋濤案原闕寒字。今依本紀增。泥沙兀兒。本紀作匿察兀兒。卽大典圖那沙黑。不明史之納失不罕。迭兒密卽大典地圖之忒耳迷西北地。附錄同。

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剌思。

秋濤案監本元史本紀作馬魯昔剌思。

等城復進兵。

秋濤案自之城至此。舊本皆在甲戌末年。今按甲戌年無征西域事。考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悉與此合。則此爲辛巳年事。錯簡在前無疑。今校正移於此。又接此書言上駐軍於速望壇避暑之地。而紀言夏駐蹕鐵門關。蓋作史者見下文有進兵過鐵門關語。故檃括其詞。而不知非一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眞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問道。無倦迎我。仍勅萬戶挫魯以甲士千人衞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七日舟濟大河。卽阿里沒輦也。程宗丞同文曰。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唐西域記。日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扼葱嶺。西接

波剌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迷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哲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斯海。秋濤案程春廬先生考鐵門所在。至爲詳核。惟秘史之阿梅河。前見與徼外之河異地。別有考辨。茲不具錄。

壬午。

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

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秋濤案又克云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克思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脗合。

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搠蘭河克野里等城。

秋濤案元史作也里

上方攻塔里寒

秋濤案原闕此字。今據元史補。

寒。朝覲畢。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

原作王。秋濤校改。

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寒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姑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姑字。秋濤案姑當作始。

歸朝覲。

朝原譌作相。秋濤校改。

是夏避暑於塔里河寒高原。時西域速里

張石州曰。前作望。

壇札蘭丁速里壇無讀之卽算難。猶言汗也。札蘭丁其名。

秋濤案丁後作木。當以丁爲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秘史作回回王札剌勒丁。卽算端也。札蘭丁與算端音亦相近。

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

秋濤案哲別傳作只別。

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爲繼。又遣脫

秋濤案原本此下衍兒字。今删。

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

秋濤案原作素。今改。

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蘭丁自速蓋目連字誤。目連卽沒輦。今語木倫也。秘史蒙文。此河前後屢見。並稱爲申沐涟。譯文前後並稱申河。此旣稱目連。又稱河。於文重複。提刻所謂蹇拙者也。原作木。秋濤校改。

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都中印度地名痕都斯坦·痕都卽忻都·斯坦乃算端之音轉也·人民之半而還。

秋濤案舊作折相。今考正。

秋濤案辛自速河。秘史曰申河。卽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轉至信地入海。

癸未。

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

秋濤案舊作止。今案當是北字之譌。

命三太子循河而南。

南字今補。秋濤案吾也而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十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西當是西域地。疑卽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河之

西也。以此證而止止字卽北字之誤。止卽爲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矣。秋濤案舊本此下有都剌涉合兒等語。今考定移入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剌那顏之語。考之本紀。正此年。是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

帶此稟命是拖雷事。帶字當是帝字之誤。而脫太上皇三字也。

秋濤案上下當有闕文。

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旣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麻部主之下。今考本紀載避暑八魯灣川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據移正。不昔思丹。秘史蒙語作昔思田。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旋師住冬。

原作各。秋濤校改。

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

二字秋濤校增。

至此。

二字依類編所引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秘史云雞兒年。秋。回至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

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

原缺此字。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今增矣。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下有脫文。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卽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爲太子。

錢辛楣先生曰。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謚。考元史，烈祖太祖謚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是錄至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記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太祖以丁亥崩。至己丑太宗始登極。太祖紀云。戊子年。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

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第四子。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太宗卽大位以前。皇子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乃云太上皇帝時爲太子。實爲不解。其意以監國爲太子之事。然豈可竟指爲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爲太子。明宗立弟武宗爲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紀載有以啓之也。以辛楣先生未論及此。故詳言之。

彭云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在位半年。傳文宗圖木帖耳。文宗武宗次子也。若指此則立弟武宗殆字誤耶。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

避暑於輪思罕。

秋濤案此所言避暑不知何指。或云謂睿宗也。湛然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問異域事。慮煩應調。

遂著西遊錄。按耶律晉卿西遊錄。今不傳。可惜也。

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搠力蠻。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

秋濤案史作霍博。

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太宮爲大。大宮。大斡耳朵也。

己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共册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牧金國。助貧乏。置倉戍。瓶驛站。李曰牧當爲服。或是收字。植按作收是。

瓶原作瓶。張石州校改。

命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

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都撒罕卽耶律文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尙未悟此字之誤也。

撒罕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剌納城主遣使來降。調命牙魯瓦赤主之。

秋濤案本紀云麻合沒的滑剌西迷主之。

又西域之西忻都。

原作折相。秋濤校改。

及不剌夷國主。躬來朝會。

秋濤案本紀云。印度國主木剌夷國主來朝。印度卽忻都也。不剌夷當從本紀作木剌夷爲是。此書載壬午年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剌夷國。大掠而還。亦作木剌夷。可證也

庚寅。

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

春。遣將攻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隰過川。由宮山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宮山疑當作官山。金史地理志西京大司府宜寧縣有官山。睿宗列傳。辛卯太宗還官山大會諸侯王。

秋濤案疑有脫誤。

辛卯。

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宮山。

秋濤案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考元一統志。官山在廢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爲黑河。卽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卽此。然水經灅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卽水經注所稱。乃嬀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十九泉。北俗入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地。若元祖所幸。則爲歸化城之黑河無疑。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

秋濤案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幸雲中是也。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撒罕中書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

張石州曰。紀作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黏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秋濤案鎮海傳亦作右承相。

自此使遣撒哈塔征高麗者。秘史爲札剌亦兒歹豁里赤。與此撒哈塔火兒赤蓋一人也。史塔出傳。蒙古札剌兒氏。父札剌台。歷事太祖憲宗。

秋濤案紀作撒禮塔。

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還。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火兒赤。秘史蒙語作豁里赤。撒哈台之官也。連上讀。

壬辰。

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大九年。

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上皇曰汝等與敵戰。

翁本敵下有速字。今不取。

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秋濤案本紀作馬伯堅。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

秋濤案金史元史俱作合達。

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剌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王答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作。是日與哈答移剌合戰於三峯山。大敗之。遂捻移剌。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

原作佳。秋濤校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廓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壽州遂州禁州等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遂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潁壽睢永等州縣。與此多異。考金時河南無昌濬易應遂

禁等州。疑昌潁卽商虢之音譌。應卽潁之音譌。遂卽睢之音譌。禁卽永之音譌。餘未詳也。

上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

秋濤案紀云夏四月。出居庸關。避暑官山。

速不歹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惑木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等。適遇金遣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鎮守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保降。因被殺。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

張石州曰紀作思列。

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原作大兒亦。秋濤校改。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衞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尙千餘人。

逐北原作逐北。張石州疑有脫誤。秋濤曰當作逐北。

復渡河北。

癸巳。

五年。宋紹定六年。金正大十年。

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原作八察。無州字。秋濤校改。

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維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秋濤案本紀當作濰。

等州來降。

甲午。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十日。

正字原闕。秋濤據本紀增。

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縊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

原作死。注曰音使。秋濤案死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加。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前後牴牾處。多由傳寫譌謬也。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卽忽都虎也。

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孛征蜀。

乙未。

七年。宋端平二年。

建和林城宮殿。

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安宮。湛然居士集有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繫於乙未年三月祭姪女文之後也。

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秋濤案忽相都。據耶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本紀。乙未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卽此事。而本紀屬之次年也。

丙申。

八年。宋端平三年。

入慶和林城宮。

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落成。

冬十二月。赤曲

秋濤案疑亦人名。即太宗紀之曲出。

闊端

原作闊端。秋濤案本紀改。

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

夏四月。築掃鄰城。

秋濤案本紀夏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察寒殿。元史類編云。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秋濤案本紀八月。命木虎乃劉中式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書於他政務

不盡載。獨記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依本紀補之。己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域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卽此牙老瓦赤也。一作牙剌瓦赤。以其工於治財。故命之。兼掌漢民公事云爾。又按姚樞傳云。歲辛丑。牙老瓦亦行省事。於燕京主管漢民公事。以樞爲行省郎中。牙老瓦赤惟事貨賂。以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爲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以客禮。邵戒山曰。姚牧菴集載姚樞神道碑云。上遣趙璧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樞。始致見徵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應。璧曰。君非棄牙老瓦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偕往彰德受命。

十一月初七日。

秋濤案此下有脫文。

地名月惑哥忽闌。

秋濤案闌當作闌。元史云。帝大獵五日。還至鉈鐵鐸胡蘭山。今改作烏特古呼蘭。卽此地也。方輿紀要云。地在和林東北。

病。次日崩。

秋濤案元史太宗紀云。庚寅。奧都剌合蠻進酒。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繹史記。進酒一尊。蓋以太宗疏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剌合蠻於庚寅進酒。而辛卯帝卽暴崩。深有可疑。故詳著之。惜此書闕脫。無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歡飲。而删奧都剌合蠻之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意矣。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七日爲庚寅。是月朔當爲甲申。而錢氏侗四史朔閏考未載。可補其闕。

壽五十六。

原本壽下衍至字。今删。

在位一十三年。

原作一十二年。秋濤依本紀校改。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謚。考元史烈祖太祖謚。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而忽也。闊拜。卽沈白也。暗都剌蠻。卽奧魯剌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各里耶律楚材賜名也。

秋濤案今殿本考證。改博羅渾爲博羅罕。且無博爾忽之名。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跋後

右光澤何願船先生校正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熙弱冠隨嚴君仕京都。得知先生與張石州先生皆以考據著稱。其校證乃於一字一音之末。心竊慕之。而無以自通也。歲己未。得親炙先生於邵武館。先生時方輯朔方備乘。未數月書成。進御。熙未獲覩。越二年而先生作古矣。同治甲子。偶於張叔平比部齋中得先生所校元聖武親征錄。蓋元親征錄世無刊本。而先生之考正。又校勘家所不易覯。遂手錄之。熙夙聞先生言元代史之舛謬。不可備舉。而史所紀太祖開國。譌雜尤多。卽先生此書自序亦言之。錄此帙以資讀史考證。亦以識私淑之意云爾。原本有平定張隍旌德呂賢基兩序。今所存惟張序。張卽石州先生。呂序無當於校正之義。殆可删也。同治甲子二月後學陽湖莊庚熙跋

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何願船比部校本。係黃先生彭年得之比部之子芳秣，繇是都下士大夫頗傳鈔。續有校勘刊誤者。順德李文田仲約。嘉興沈曾植子培。曾桐子封。蒲鄉文廷式雲閣。花縣朱珔楚白。仲約別譔元祕史注。箋据繁博。尙未寫出定本。元史最難考者。地理志內西北地附錄一卷。楚白子培與吳縣洪鈞文卿。爬梳剔抉。以滿蒙西域三合音古今方言。互證參考。推尋十之四五。并求諸俄人土耳其。繙譯蒙古天方之書。輦路椎輪。札記淩雜。頗與是錄相發明。然於成吉思太祖倔起誓師。行軍所嚮。移剌楚材卓帳之轄境。邱處機游歷所經之地。尙未盡斠然明白了徹无疑。則以蒙古本無文字。譯音傳寫。又多踳誤。故棼涩不可理也。此本乃鄭南分巡芳郭鈍叟以授下走。俾趣刻之。分巡又從俄行人蒐錄和林唐元碑數種文字。并鈔得雲閣學士所輯元經世大典兩巨册。擬附刻此錄之後。又次第謀校刊仲約侍郎祕史注。以追紬元氏一代開國事實之足徵者。因江防猝猝。物力艱窘。未能果也。姑具記其緣起於此。光緒甲午長夏。瓦羨村人姚士達謹跋。

元聖武親征錄刊誤

第二葉十七行今三頁三行

第七葉九行今八頁十一行

十三行今九頁二行

第八葉十五行今九頁十行

第十一葉二行今一三頁六行

十九行今一四頁九行

二十行同上

察剌海祕史作察剌合．係蒙力克之父．

鮮明昆那顏原注以爲想昆必勒格．按想昆必勒格爲俺巴孩之父．卽泰赤烏部．不應助太祖．考王罕之子曰鮮昆．或係此人．後鮮昆妻子爲乃蠻所虜．不聞鮮昆之子背軍．則此當別爲一人．又按此條原文多誤．泰赤烏部與太祖尋仇．不應相助．又想昆必勒格十九世．其子俺巴孩二十世．太祖係二十三世．俺巴孩乃太祖行．非高祖行也．且想昆必勒格祇俺巴孩一子．必非迭良可知．

答聖台後又作答里台．答力台．太祖之胞叔．

火察兒後又作忽察兒．揑坤太子之子．

忽蘭合不合罕之子．太祖之叔祖．

忽阿失拔都卽祕史阿兀出把阿禿兒．後又作阿忽出．

幹眞那顏卽幹赤斤元史之幹辰大王．太祖第四弟．

大丑祕史作泰出．

第十三葉十七行今一七頁一行

第十六葉十四行

第十七葉十四行今二一頁一行

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按金史紀事本末事在承安二年。

渤海子邊此數語引祕史。按祕史原文渤海作泐海。

乃克烈敗散之衆乃字疑作及。克烈敗散。當卽乃蠻助也。力可哈剌來伐之時。札阿紺孛當先來降。時王罕尙在西遼也。按祕史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合等姓亦來降。審文氣乃字當作及。

第二十一葉五行今二五頁六行

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剌剌孫字剌字皆重。各宜刪去下一字。按祕史作一種兀洼思篾兒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惕篾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剌。

第三十二葉十一行今三九頁二至三行

答海後作海答海。卽祕史之合答把阿禿兒。由王罕處來降者。又有塔孩一作答孩孫都歹氏。元史。塔海遜都思氏飲黑河水。卽一人也。

忽剌當卽忽闌。後作忽剌海

哈檀當卽祕史之合兒塔阿。

十二行今三九頁三行

迨且二字。何云有誤。據祕史。當時說桑昆攻太祖者。有阿勒壇忽察兒額不格眞合兒塔阿惕脫幹鄰勒合勿溫別乞。與此錄所載情事吻合。迨且二字當是遂共之譌。

第三十五葉五行今四二頁六行

主兒扯歹元史孛禿傳之朮兒徹丹。當卽一人。

第三十八葉六行今四六頁二行

十八行今十行

枝何云疑有誤．按枝上云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當是彼字之譌．蓋謂彼菊律可汗也．

第四十六葉一行

辟徹別我弟原文別下脫吉字．故何引之謂其舛誤．或謂宜添吉字非．

第四十七葉十七行今五七頁二行

第疑有誤．

抄兒塞塞當作寒．按祕史作察兀兒罕．乃兀良合氏．元史抄吾兒乃治列台氏．而抄吾兒與察兀兒對音．抄兒寒又與察兒罕對音．疑即一人．

第五十葉十八行今六一頁二行

引祕史阿卜只阿闊帖梧兒祕史無梧字．

第五十八葉十行今七〇頁三行

奔契丹主菊而可汗史言四遼傳九十年．自宣和七年大石林牙建國．扣至嘉定四年方足是數．乃史言屈出律擬直魯古系之

第六十葉一行今七二頁二行

辛酉年．是年屈出律尚未至西遼也．或戊辰屈出律奔西遼．而篡則在癸酉年耳．

第八十八下半葉今一〇六頁十行起

嶄河祕史作垂河．

甲申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乙酉春上本國甲申冬．乙酉春．此中何以忽插入避暑事意此六字或在旋師住冬之上．否則丁亥年事耳．按數年中避暑事迭見上年避暑於八魯灣川等候八剌那顏．即祕史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剌．雖此闊癸未．祕史係之兔兒年不合．其實一事也．乙酉春歸國．是夏避暑．即祕史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

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彼云第七年。此云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彼云回到舊營。此云歸國。卽其事也。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卽祕史成吉思旣住過冬。欲征唐兀。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冬閒圍獵墜馬。就於搠斡兒合惕地面下營。特一年之中。時令先後互差耳。祕史又於此後連文有在雪山住夏。調軍征阿沙敢不百姓。自雪山起程過兀剌孩城。攻打靈州城。遂降唐兀。惕主不兒罕。滅其國。回至豁兒年。成吉思崩。卽此丁亥滅其國。還太祖升遐。吻合。惟不載雪山事。然考祕史旣於丙戌年舉秋冬事矣。則雪山住夏宮屬丁亥。旣住夏復起程。所謂且止且行也。若甲申避暑事。無所考。

夾注收作收是植按其確。後文云分三道征收金國。可證。

第九十一葉九行今一一〇頁八行

平宋錄

劉敏中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守山本校讐
精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平宋錄三卷。舊題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撰。一名大元混一平宋實錄。又名丙子平宋錄。前有大德甲辰鄧錡方回周明三序。紀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與史文無大異同。惟元世祖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諸篇。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爲史所未備。頗足以資參考。此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以爲劉敏中作。今按周明序稱。平慶安頃于行省。奏加巴顏封謚。建祠于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且鋟梓王行實。行于世。後又有大德八年甲戌月案大德八年爲甲辰。九月當建甲戌。此當時習俗之文。不合古例。謹附識於此。燕山平慶安開板印造平宋錄一行。俱不言新著此書。是此書實劉敏中所撰。慶安特梓刊以傳後人以其書首不題敏中姓名。未加深考。遂舉而歸之慶安耳。今改題敏中名。從其實焉。敏中字端甫。章邱人。由中書掾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追封齊國公。事迹具元史本傳。

原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而征自葛。太公佐武伐紂。戰于牧野。師三千人。蓋伊呂師貞丈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自古受命平江淮者。皆非天子仁義之兵。務快私意。深入重地。或乖天時。拙于地利。失於知機應變。彼己虛實之勢。鮮有不資於敵者矣。故曹孟德一百萬。敗於赤壁。苻堅九十萬。敗於淝水。蒙恬二十萬。敗於荊郢。身恥名辱。遺誚千古。亦徒勞人爾哉。我聖元大丞相巴延公。承聖明文德。不干羽兩階而萬邦來格。統文武全才。不孫吳七書而亡。宋無敵。取襄淮如拾芥。平江南猶反手也。大德七年。杭州路司獄官平慶安。建白大丞相太傅巴延公加封淮安王。謚忠武。創祠立石分於武成王廟左。又次第平宋錄訖。大路推官王國寶請序其首。余謂功臣勳烈具姓名者一百二十餘人。悉列於目。然於正野史更爲收摭建异論、立奇績於當時者。以爲全書。激勸後世人。有光於史筆者。何多幸邪。抑試論之。太公望前代封昭烈武成王。以其一戎衣。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放牛於桃林。使周之子孫八百二十七年不復用兵。此其所以爲武成王也。又封吳孫子於右。漢張良於左。亞于昭烈。血食配饗。夫孫子者。雖著兵法十三篇。有臨時應變。萬舉萬全之能。不過破楚入郢。皆戰國諸侯。抗兵相加。未嘗混一區宇。齊魏燕趙秦晉尙爲勍敵。莫敢側睨。故將鑑博議孫武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可以爲春秋諸侯之將。不可爲三代王者佐也。吾淮安王則不然。天姿神邁。雄才大略。運籌計算。料敵決勝。豈止十三篇權術而已哉。皆以仁義

不殺爲主耳。吾聖天子以仁義將將。淮安王以仁義將兵。簞食壺漿。室家相慶。一統天下。郡縣四海。無往而不捷。則尺地一民。莫非其有矣。异哉聖元。豪傑何其盛耶。大德甲辰秋七月朔至賓子鄧錡序。

天以大元世祖皇帝神聖文武。一統天下。時則有若巴延丞相。如阿衡之於成湯。太公之於武王。可謂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會哉。中統四年入侍天顏。一命中書省平章。再命中書省左丞相。三命領樞密院事。至元十一年甲戌秋九月。董師南伐。浮漢江而下。所降復州。不以一兵一騎入城。不擄一民。不掠一物。所至皆然。而斗南諸郡。望風歸附矣。十一月辛亥。舟師出沙河口。入大江。宋之所恃者江。無江則國亦無矣。此丞相獨斷第一功也。乙卯。以舟載鐵騎三千。令阿珠平章渡上流二十餘里青山磯。戰于江中。果得南岸。拂早來報。丞相大喜。此一舉天下之奇兵也。一相渡上流。一相渡下流。天下定矣。丞相時親攻陽邏堡。擊走夏貴數十萬衆。天下大定矣。于是黃以西。鄂以東。郡無不降。安慶范文虎降爲先鋒。十二年乙亥春二月庚戌。宋平章賈似道部孫虎臣兵十萬餘。屯丁家洲。遣使稱臣納幣。乞退師。不許。己未。大戰江中。擊走之。二人僅以身免。四月。留屯建康。俟秋再舉。七月。朝上都。拜中書省右丞相。保奏阿珠拜左丞相。右相東下。兵盡東海。左相西上。兵盡南海。天下大定矣。八月。自淮東渡江。常州已降復叛。十一月。屠其城。十二月。宋相陳宜中約降。十三年丙子春正月。至長安。陳宜中不至。遁。甲申。至臯亭山。宋使來獻寶璽降表。三月丁卯。入杭州城。甲戌。赴闕。遷宋全太后幼主北行。太皇謝太后病未遷。福王與芮相吳堅以下皆北。宋相文天祥先留軍中。至鎮江遁。此丙子平宋錄之大略也。然則以世祖皇帝之聖。佐以巴延丞相之賢。天

固與之。宋以老后幼主。佐以權臣賈似道之姦。其罪之尤大者。叛盟爽約。留信使於淮郡。援逆雛於山東。天實亡之。福善禍淫皆天也。求爲此序者。前杭州司獄燕山平慶安。大德八年甲辰九月十五日。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方回撰。

司獄平慶安上言于朝。立太傅巴延公之祠於錢塘武成忠烈二廟之間。未獲先世之令典。以宜其施。惟耆艾是求。次及於僕。夫爲世功業。吾山林之士所不言也。謝不能已。復以所聞。昔先王之有天下也。於其左右之臣。必疇其爵邑。錫之土田。樹之旂常。公之彝器。使其子孫奉其祭祀。若周之太公。漢之子房。是其人已。封建既廢。斯道不復。而名臣之迹。亦有所表以不泯於世。故白起祠於杜郵。馬援祠於南海。諸葛祠於三巴。張巡祠於睢陽。皆所以明施報之義。揚盛大之業也。今國朝之興。元輔之臣。股肱爪牙之士。辨博之人。肩摩踵接。固多有之。以僕所覩。未有逾於太傅者也。用兵江漢。不嗜殺戮。城下之日。萬姓謐然。是太公之將也。輔我聖皇。克正大位。是子房之傅也。而廟祀之禮。未及白起馬援之徒。則人之說者固斷斷於是矣。亦何以顯昭代之恩。立賢者之勸哉。況於錢塘爲立功之地。飭之祠宇。使耄稚承事。無有厭斁。其義不淺。亦使武成之廟。太公子房之靈。有昭有烈。顧不偉歟。夫揚國家之美者。臣子之心也。捐已然之物者。天下之言也。僕夙嬰孤蹇。寄迹黃老。飄舉世外。何取何遺。以其諏於僕也。聊誦所聞。酬其請。當塗杜道堅敬書。

人有禦大災。排大難。立大功。則祠祀之。謂其能爲斯民立命。爲斯世開太平。追慕其功德。使之血食於後

世。如禹之平水土，伊尹之相湯。太公之佐武王。周公之輔成王。漢之三傑。蜀之諸葛孔明。晉之羊叔子。唐之裴度、顏眞卿、郭子儀。皆廟食於百世不廢也。惟我大元巴延太傅大丞相忠武淮安王。以振振麟族。游於宗藩。中統癸亥。由西入覲。世祖皇帝一見之頃。如協夢卜。托以股肱心膂之寄。隨拜中書平章事。凡軍國繁劇。剖決無留。至元改元以來。宋權臣賈似道。於我大國背盟失信。至元甲戌秋。王奉詔南征。冬十二月。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暨還闕大拜。復提師取江淮數十州。直擣蘇秀。所向風靡。兵不血刃。皆納款降附。至元丙子正月十八日。軍次杭州北關。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宋都生靈。咸被更生之德。時屯兵浙江沙滸。聞宋太后與宮女宮中耽望。仰天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夫何胥濤荼遁者三日。自非王忠誠感格。疇克臻此。宋人始知天助人順。氣數將移。遂於二月之六日。率其國大臣等。望闕拜伏歸覲。王隨以密旨召還。班師振旅。其豐功偉績。允謂窮天地。亘古今。不世之盛名。無以加於此者。雖庸人孺子皆得而言之。惟王謙謙不伐。了無德色。告成於上。勇退揆席。優游綠野。二十餘年。天下蒼生。方將徯王復用。奈降年不永。一旦棄人間事。至今江南遺老。感王不殺之恩。懷王撫綏之德。聞王之薨。莫不流涕。王生於丙申。薨於至元甲午之冬。享年五十有九。子孫皆顯於朝。竊惟王恪恭乃職。克成大業。未有能發王之心而聞諸上者。獨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奮身陳言於宣撫。奉使嘉其言而轉呈都省。遂獲聞奏。追封淮安王。謚忠武。都省俯從祠祀之請。俾之募緣以集其事。平司獄又能貨廬買木以倡其首。請佃杭城亡宋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建立祠宇。往來之人得瞻廟貌。皆發忠義之心。仁義哉平司獄之操心也。

且鋟梓王行實。傳於世。名之曰丙子平宋錄。開卷瞭然。見王勳業之大。凡當時同心戮力之人。因王而得彰其名於天下後世。又知平司獄倡義揚善之盛德。顧不偉歟。時則有嘉其志之克成。囑余爲之序云。大德八年。歲在甲辰。秋九月。前松江府正錢塘周明序。

平宋錄卷上

元　劉敏中撰

丞相素有盛德。不屑細務。重厚深沉。外莫窺其際。中統四年。自西城入覲朝廷。至尊一見如有所感。遂以德器遇之。以心膂寄之。拜中書平章事。雖入省預政。默然寡言。幾數月餘。每事參決。無不中理。八座皆驚。再拜中書左丞相。次領樞密院事。調遣四方軍馬。務繁無少凝滯。至元十一年秋九月。分閫南伐。其折衝禦侮。極有方略。信賞必罰。得士衆心。尤明於知人。其或以文進。或以武用。無不稱職。臨戎制勝。規畫經理。英謀獨運。以之攻城野戰者。某處宜攻。某處宜守。某時啓行。某時利戰。如此而成。如此而敗。臨機應變。間不容髮。與夫兵家奇正分合之術。車騎卒伍之陣。山澤水陸之戰。若合符節。信乎其深於兵矣。孫子論智信仁勇嚴五者。丞相實全之。且古之取江南者。蓋有之矣。然皆值其君臣庸闇。謀謨乖次。內外離叛。是以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乘其間。投其隙。故得以肆其志。何況宋三百餘年。人心堅固。君臣輯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糧儲充足。將士如雲。謀臣盈廷。自我大元國以來。梯航所至。萬國來朝。靡不臣屬。抗衡不已。遂爲勍敵。丞相總兵南伐。旗旄所向。戰無堅陣。望風披靡。長驅徑擣。如入無人之境。取漢鄂如拾遺。摧蘇杭如拉朽。宋將身竄膽落。救死之不暇。用能獲其君臣。收全功而還。使我大元之化。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爲臣妾。何其盛哉。至元十一年甲戌正月。上命右丞相巴延節制諸軍伐宋。七月。巴延陛辭。上諭之曰。古

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曹彬也。甲戌九月。大會兵于襄樊。是月丁亥。沿於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丞相遣萬戶武顯等前鋒。趨郢州。至溧水。時值雨淋漲溢。以無舟楫病涉。遂駐兵于溧水之濱。丞相大軍繼至。武顯等趨迎馬首告曰。溧水泛濫。兵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丞相怒責曰。此水小而不敢渡。焉敢渡大江耶。竚馬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仗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亦無漂沒者。諸將伏其威武。諸軍既渡。丞相令禁軍中。有敢殺馬。以罪罪之。於是一軍人殺馬。卽遣誅之。至炎山。前鋒來報郢州消息。丞相遂至郢。軍郢城之西。其城在江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攻之無益。有人來言。江南有城曰新城。彼於江水中密樹椿木。以絕舟檝往來。下流又置城於黃家原。彼軍堅拒。諸將極難爲力。於是丞相歷觀郢之形勢。其黃家原堡西。有溝渠深闊數丈。淋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悉達漢江。以避郢軍。言訖。丞相遣數將率兵進黃家原堡。卽日克之。總管劉二李勞山首獲戰功。丞相遣兵圍郢。又遣兵衆治平江堰。破竹爲蓆。地盪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大軍將進。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爲歸路患。必當取之。不聽。諸將數言郢之不利。丞相罵言。汝曹欲爲困襄陽之計。俱爲龍斷者耶。用兵緩急。我具知之。況攻城乃兵家之下計。大兵之用。豈惟在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矣矣。冬十一月戊子。大軍發郢城。丞相而下。平章阿珠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前去大軍數里之間。後有郢州城將帥趙統軍。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丞相暨平章阿珠等未及介冑。而回渡迎敵。大破郢兵于漢上。丞相親將馬軍。揮戈斃之。其餘將士死者不可勝計。生獲數十人。乙未。至沙洋。敷

陳旣福。招諭歸降。其守軍串樓王搆索王等堅壁不降。遣兵攻之。時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祭風。風遂大起。以助兵攻。丞相令砲手張元帥等。順風以火炮攻之。烟焰燎天。俄而城陷。生擒首將串樓等四人。丞相令曰。應拒敵者悉斬之。沙洋南五里至於新城。其將邊都統鎭守焉。丞相令軍衆。將戮沙洋軍人首級列於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則禍在於目前。至暮。其將黃都統踰城而降。丞相擬授招討使。卽以金符佩之。又遣人復招邊都統。回言曰。請參政呂文煥話。於是參政呂文煥乘騎於城下。彼軍一時飛矢如雨。中呂文煥右臂。墜馬。抵城避之。須臾奔趨而已。己亥。丞相遣兵衆攻之。彼將統副任寧踰城而降。丞相乃督衆乘勢攻之。下令曰。如降者悉免。應拒敵者皆斬之。其城中軍民往往踰城而降。是日進攻。拔之。首將邊都統自焚而死。於是丞相將沙洋所擒將串樓等四人。亦誅之。大兵遂至復州。遣人諭其主帥曰。汝曹若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關會銅錢。依例行用。兵至。翟安撫貴卽日出降。諸將言於丞相曰。自古降禮。當要降表須知。計點錢糧軍數。差官鎭守。丞相不聽。省諭諸將。無令一軍入城。違者斬之。於是無秋毫之擾。丞相溫言慰諭之。翟貴曰。貴今官守復州。如是不降。一郡生靈。必遭殄滅。貴今已降。家屬在鄂州。必不能免。丞相曰。汝今迎師而降。鄂州親屬可令無虞云云。丞相召貴曰。復州去江陵不遠。汝遣使去招諭云云。付汝蒙古文字。今使江陵之人賫之。如遇後軍見之。不敢爲害云云。諸將又曰。當要降表須知。錢糧軍數。丞相曰。不然。倘復州不肯歸附。亦不宜攻擊。自今時日相逼。前去大江不遠。我軍悉戰力爭不在於斯。在於渡江耳。諸

將皆曰諾。丞相大會諸將議渡江事。卽日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曰。漢口水急。彼軍且有備禦。丞相不聽。我軍徑過淪河。軍於蔡店。去漢口且近。是日。兵衆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丞相遣數將帥舟師至夜復回淪河沙湖曰。汝輩如至陽邏堡或沙湖近處。遣人速來報我。先遣萬戶阿喇哈蒙古騎兵倍道兼趨沙河口。丞相帥兵前進。冬十二月庚戌。軍於大江之北。丞相輕騎觀大江形勢。辛亥。自漢口開壩。引船徑入淪河。轉至沙河口。達於大江。壬子。丞相以戰艦萬計。相尾而至。先令戰艦數千艘。泊於江岸北。屯布以輕舟維其後。會於淪河灣口。其蒙古漢軍步騎數十萬衆。列於江北。旌旗彌望。宋人觀之。駭然墮氣。卽日夏貴帥漢鄂州師順下流迎敵。至夜。彼潛發舟師犯我軍船。有總管張當見之。遂戰。宋兵敗還。是日。諸將言曰。沙河口南岸。彼屯戰艦一隊。可以攻取。丞相不聽。呂文煥又言。彼船攻之必獲。丞相答曰。吾亦知其必獲。吾之所慮。諸將獲小功。驕惰其志。有失大事。吾自料之。可一鼓而渡江。獲其全功。無貪小利。諸將皆曰。然。丞相令諸將各修攻具。進陽邏堡。一名武磯。癸丑。詰旦。遣人于陽邏堡往諭宋之將士。宣布朝廷威德。招諭來降。宋將弗聽。夏貴以戰艦數千餘艘。列於大江之下。橫截江面。其勢堂堂。若不可近。甲寅。又遣人敷陳禍福於宋將。宋將答曰。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効。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丞相遂指揮諸將進兵攻陽邏堡。城竟日不克。是日。軍中相士李國用告丞相曰。天道南行。大江必渡。夜觀金木星相犯。若二星交過。則可渡矣。丞相曰。征伐大事。戰勝攻取。在將之籌畫。天道幽遠。安

可準。笑而慰之。乙卯。復攻之。密謀於阿珠平章曰。今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邏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徒勞。若今夜令汝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備而不堅。當爲擣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襲江南岸。速遣人報我。阿珠平章然之。是夜遂行。于上流二十餘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師戰於江中。果得南岸。丙辰拂早。阿珠平章遣譯史馬文志來報曰。平章承命而往。已過江矣。丞相大喜。遣步將數萬。急攻陽邏堡。軍中有被傷者。親爲安慰。賜藥以療之。由是愈。得士衆心。臨陣無不用命。以一當百。是日丞相被堅執銳。親冒矢石。臨於行陣。指揮諸將。帥舟師數萬衆。直衝宋將兵船。大戰江中。我軍乘銳攻之。無敢當其鋒。宋兵大潰於江中。陽邏堡人心瓦解。宋兵數十萬衆。死傷者幾盡。流尸蔽江而下。夏貴僅能脫命。棄舟遁去。白虎山抵暮方止。諸將舉觴稱歎曰。自大元開創以來。丞相出師。一鼓而下江左。乃建大元丕洪之業。不世之功。非丞相其孰能與於此。丞相答曰。殆非我一人之智。乃聖天子洪福。諸將之力也。於是留宿於江壖。次日凱還。勞軍。會議取鄂州。戊午。大兵渡江。己未。漢陽軍降。是日早至岳州。遣呂文煥、斷事官楊仁風、總管楊椿等直抵城下。宣揚威武。曉以成敗。曰。汝之宋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若爾堅拒。大兵一舉。枕尸流血。在於目前。生靈何辜。於是鄂州張讓然遣計議官王屆出城。議降事。庚申。張讓然率衆來降。辛酉。大宴於李庭芝園。壬戌。丞相定新官品級。陞加有差。撤宋兵衆。分於諸軍之中。其城向日有陷宋邊民及戍卒甚多。往往悉黥其面。相率來告。願歸故里。丞相悉縱之。號令諸將曰。所部軍兵。毋令侵暴百姓。違者罪及官長。去苛從簡。民皆悅服。都

總管呼圖岱爾及新附官趙都統孟都統等馳驛奏渡江之捷。又遣萬戶阿喇哈提精兵數萬。暨前鋒黃頭奪壽昌糧得四十萬斛。以充軍餉。鎮守黃河議留左丞阿拉哈雅宣撫。斷事官楊仁風、郎中鼎提控宋熙及諸將分兵守鄂。仍行中書省。己巳丞相暨平章阿珠領兵東下。庚午。露宿中夜。丞相遣阿珠率舟萬餘衆。先據黃州江口。丞相至壽昌。遣荆湖宣撫程鵬飛、總管楊椿往諭城守副制置陳燮。燮遣總管石國英、劉仁等過江至壽昌請降。仍求名爵。丞相曰。汝既率衆歸降。何必慮及名爵。率令石國英等還黃州。丞相卽召幕官議陳燮名分事。卽以沿江大都督許之。燮大喜。十二年正月癸酉。丞相從舟抵黃州城下。陳燮出降。次日多示榜文。綏撫居民。內外帖然。陳燮分兵置諸將。召燮問曰。汝有子乎。陳燮答曰。有子岩。守連水。可密遣人致書招來。丞相從其言。是夜陳岩潛出。繼而遣使分道招諭黃僊石金剛臺諸山鎮悉降。丁丑。丞相與阿珠召陳燮、呂文煥謀取蘄州。丞相曰。向聞管景模、王滕、呂師道等與汝最相親。汝可密書示之。則令來降。不亦可乎。於是陳燮、呂文煥遣人至开州。管景模答書來降。辛巳。先令呂文煥、陳燮及蒙古萬戶等選水軍精銳者數萬衆。汎舟而下。趨开州。壬午。平章進兵蓮子灣。是夜。呂文煥遣使齎呂師道、夏貴與管景模、池州張林等書。且言管景模等今欲大兵先據开州。丞相密議。令阿珠帥舟師先造开州。丞相部水陸之師繼至开州城下。是日。管景模率衆出降。加以兩淮宣撫使。呂師道授同知。劉千戶哈達爾鎮守。卽日阿珠率舟師先進。趨江州。丞相嚴戒將士曰。甲仗俱要精礪。違者罪之。水陸並進。癸未。宿于富池。甲申。軍于城。乙酉。雨作。江州呂師夔、錢眞孫遣人遠迓。丙戌。至江州。城中士庶拜迎馬首。是日。大宴。

戊子。呂師夔請丞相及阿珠等大宴庚公樓。卽日。安慶范文虎遣人持酒菓來迎。南康軍官吏來降。是日有安撫錢眞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盛妝欲納丞相。丞相辭曰。我奉聖天子命。興仁義之師。取江南除殘去虐。豈以女色移我之志乎。卻不受。卽遣歸其家。宴罷出城。宿於東郭。夜半。風大起。己丑。大雨。丞相定渡江人員工賞。時雨連日不止。令呂師夔傳檄江右州鎭。播揚威德。招諭歸附。范文虎遣其姪機宜請丞相速來。欲降。丙申。丞相議江右已歸附州軍官員名爵及進取事體功賞等事。令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同萬戶額森卜馳驛赴闕敷奏。戊戌。安慶范文虎遣使來報。阿達哈、劉整等行樞密院遣軍臨城。招諭我輩不從。衆心願俟丞相。池州張都統亦遣人來降。丞相令阿珠帥舟師造安慶。丞相帥水陸兵至湖口。湖口岸闊數里。遣千戶甯玉等修繫浮橋。以渡兵衆。時風大水急。橋不能成。或言於丞相曰。鄱陽湖內大孤山神祠。請禱之。丞相然之。遣人詣大孤山禱曰。欽奉大元皇帝命。舉兵以征不庭。長江既渡。今湖口大風數日。阻我兵不能進。如祭之。風定。則許汝歲時血食祭享。若風不息。汝必不安。是日祭回。風息。大軍遂渡。丞相令江州士民歲時祭享。丞相發江州。阿珠遣使來言曰。安慶范文虎已降。今依命同本官招諭池州。二月丙午。大兵至安慶。丁未。丞相令行樞密院軍馬過江相合。行院官劉整卒。戊申。發安慶。庚戌。至池州。張都統出郭迎丞相。是日。賈似道、孫虎臣帥師十餘萬衆。於池州下流。屯於丁家洲。賈似道遣宣使阮克己、宋京等賫書求和。請退兵稱臣。願歲貢幣。丞相遣千戶囊嘉特暨來使同往。答書於似道云。我奉旨舉兵渡江。爲爾失信之故。安敢退兵。如彼君臣相率納土歸附。卽遣使聞奏。若此不從。備爾堅甲利

兵。以決勝負。囊嘉特至。求和不從歸附。丁巳。丞相率兵至於丁家洲。去彼軍數里屯駐。戊午。丞相覩賈似道、孫虎臣兵衆數十萬。勢若雲屯。己未。丞相指揮諸將。授以方略。夾於江岸。樹砲弓弩等具。併力攻之。丞相曁阿珠乘舟督戰。宋兵大敗。追殺數十餘里。江面流屍。水爲之赤。賈似道、孫虎臣僅得脫。太平州孟之搢出郭迎降。是日。建康翁都統遣人來報云。趙制置棄城遁去。請大丞相速至受歸附。丞相先遣呂文煥及招討索多、按察副使焦寬南等賫榜文往建康撫諭軍民。丞相進兵過太平。三月癸酉。至建康。大賚三軍。鎮江亦遣使來降。丞相遣行樞密院軍馬屯守鎮江。由是淮西、江南、滁洲、寧國等大小數十餘城。傳檄款附。庚寅。遣員外郎石天麟等皆詣闕奏事。至尊大悅。凡渡江獲功人員及士卒陞賞軍務等事。皆可其奏。丞相駐師建康。令樞密院阿達哈併參政董文炳等分兵鎮守鎮江、兩淮沿江所歸附州郡。俱選素有威望萬戶人員與新附官同鎮守撫治。丞相約束諸將。分守城壁者。不令下鄉侵擾人民。違者加之重罪。是月。尚書廉希原、侍郎嚴忠範、議官宋德秀等奉國書使宋臨安。請益兵護送。丞相曰。汝既奉國書前赴臨安。莫若先遣一個宣使前往。諭彼官吏。預知其意。然後可進。況我大兵壓境。繼後而進。宋人必未敢傷害汝輩。不宜益兵護送。吾恐宋人見汝輩多擁兵衆。心生疑惑。則有異議。於汝輩深爲未便。切宜熟慮。廉尚書等堅請護送。遂許之。翌日遣兵數百人護送至獨松嶺。皆被宋兵所害。果如所料。次日。令孟子搢及索多行江都宣撫事。撫治建康。臨安洪都統輩密遣人從間道致書於建康歸附官翁都統、徐都統。僞相通好。其辭迫切。言殺信使之事。宋太后嗣主實皆不知。乃邊將之罪。今爲搜捕。斬首謝罪。宋氏君臣意望

大兵不欲東向願輸歲幣請煩諸君代於大丞相處善爲辭焉丞相聞之謂諸將佐曰宋人譎詐爲計以視我之虛實吾當就而用之臨安之行孰可同往亦觀彼中事體仍爲我宣布朝廷威德令彼之君臣早爲歸附免致加兵使生靈無辜塗炭諸將佐皆曰善呂文煥等言于丞相曰議事官張羽爲人端慤剛決兼有才略其人可往丞相然之召而問之羽曰雖蹈廉嚴之覆轍然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羽何敢辭夏四月乙丑遣張羽與宋人同之臨安至蘇州遇害時人莫不傷之

平宋錄卷中

夏四月乙丑。阿珠奉聖旨分兵築圍守揚州屯於瓜洲城。丞相與呂文煥及諸將鎮守建康。候秋再舉。翌日。侍奉御愛仙奉旨召丞相赴闕計事。丞相令蒙古萬戶阿喇哈權省事。仍咨陞郎中孟琪、員外郎劉江議事。五月辛巳。丞相趣裝發建康。壬午至鎮江。會同阿珠、阿達哈等議鎮守等事。仍諭諸將練習所部水陸士卒。甲仗務要嚴整。緩急適用。毋令怠惰。諸將受指揮還。癸未。同呂文煥濟江北。石天麟從行。至清河口。丞相馳驛先赴闕。敷陳平宋籌畫。至尊悉皆嘉納。七月己丑。丞相拜中書右丞相。遂奏保平章阿珠之功。亦拜中書左丞相。八月癸卯。發上都南行。八月丁未。至大都。省院臺衆官留宴。三日辛亥發大都。自河間取道山東路。直入都。經圻潭漣海等處。並巡視邊陲要害。壁壘堅脆。用兵設備。調淮東元帥右丞博囉歡、左副都元帥右丞阿里伯所部軍兵萬衆。附江而進。九月戊寅。閱兵於淮安城下。淮東招討使簽樞密院事阿爾默色守新城兵亦會合。是日。指授諸將方略。己卯詰旦。會兵於淮安城下。令安東州歸附官孫嗣武等扣城大呼。諭淮安等將。許安撫曰。丞相奉大元天子命。舉兵南伐。所向無前。聲勢震天。東連海嶠。西抵川蜀。沿江州郡。望風納款。其孰不知。今我等名爵有光於宋。乃至合境生靈。俱獲安業。汝曹思之。宜速來降。則可轉禍爲福。如不然。城陷之日。誅滅無遺。悔將何及。又繫文書於矢。射於城中。以搖衆心。辛巳。遣阿爾默色領本兵船鐵騎拒其北城西門。丞相與博囉歡、阿里伯等親臨南城堡。指揮諸將。分道進攻

其堡。俄而兵衆鼓勇。長驅登城。遂拔之。宋兵大潰。趨奔大城之下。我軍追殺。直抵門。橋斷。遂不得進。亦斬首數百級。癸未。平其南堡。甲申。發淮安南行。丙戌。至寶應軍。戊子。攻白馬湖。克之。泝流至淸口桃源。進至高郵境。遣帳前哈必齊、千戶色徹肯等。先帥鐵騎數百。趨高郵。遇宋兵出戰。宋兵大敗。斬首數級。次日。丞相率諸將閱兵城下。觀宋壁壘而還。進至范光湖。避兵之民甚衆。丞相遣人招諭悉降。又遣侍衞軍總管顏聚等乘戰艦五十餘艘。破草湖鄉賊。卽日克之。令諸將秣馬俟行。十月己酉。至揚州。庚戌。會兵圍守揚州。耀其威武。平章阿珠及右丞張惠、參政敏珠爾丹。率諸將來迎。壬子。阿珠受左丞相宣。癸丑。丞相次大灣頭新堡。命諸將指揮方略。阿喇哈自建康來見丞相。是日大雨還營。乙卯。與左丞相阿珠兵合。令阿喇哈還建康起兵。辛丑。留博囉歡、阿里伯等部銳兵萬衆。守灣頭堡。是日大兵南舉。丞相觀楊子橋堡。是夜宿於瓜洲。壬戌。渡江至鎭江。宣讀聖旨於府廨。置行樞密院。令官阿達哈、董文炳同署行中書省。左丞阿達哈部左軍諸將先攻常州不下。丞相與阿珠議平宋大事。遂分諸軍爲三道。會於臨安。右軍以參政阿喇哈、四萬戶總管鄂囉齊等。帥蒙古漢軍步騎十餘萬衆。自建康出由安慶。直趨獨松嶺。左軍以參政董文炳、蒙古官帥萬戶張宏範、萬戶張祗、都統范文虎、王世強、管如德、史勝等。省都事楊晦。領幕府事。水陸精兵數十萬。出江入海。取道江陰。進取許浦、澉浦、上海、華亭等處。丞相暨左丞阿達哈至中道。行都省事。統帥羣將。咸受節度。裁斷大事。帥蒙古漢軍一萬衆。水陸繼進。趨常州。是日。左丞相奉詔旨分兵鎭遏揚州。屯於瓜洲。十一月己卯。丞相出鎭江。宿於丹陽。壬午。至常州。前進之兵。相持不決。至日。丞相帥大兵嚴

圍其城。壁以立木爲之。其池塹既深且闊。攻之誠難。丞相召諸將指授方略。令各備攻具。期於來日。分道攻擊。又先遣人大呼城下。諭言曰。城中將帥士庶。宜速來降。免爾曹拒敵之罪。城中不聽。癸未。又令諸掾吏書諭文射入城中曰。常州主帥將校士庶。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爾衆復來據之。大丞相領兵臨城。四面攻擊。勢易摧枯耳。然我念主上好生惡殺。務以招徠爲先。連日遣人告諭。未見聽從。爾之士民。勿以歸降復叛爲疑。爾之將士。勿以拒敵我師爲懼。約以來日。如能出城歸附。以保生靈。前罪一無所問。不妄戮一人。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遷加爵賞。四民各令安業。若更執迷堅拒。城破之日。枕尸流血。老幼無遺。宜速審思。毋貽後悔。又不聽。丞相親督帳前軍數千。臨於南城。又多建火炮及弓弩等具。日夜攻之不息。至甲申已刻。丞相怒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登木城。卽豎丞相紅幟於城上。四面並進。宋兵大潰。克之。遂屠其城。又蒙古都元帥闊里特穆爾、萬戶懷都等率兵先據無錫。乙酉。丞相登常州水門。遣人捕索賊兵。悉斬之。丙戌。丞相號令諸將。其拽砲鄉民。廣給其榜。各歸其鄉。禁約軍人。不得妄行擄掠。犯者加以重罪。由是遠近皆安。丁亥。遣萬戶宴徹爾、萬戶蒙古岱等部水軍數千。巡捕太湖。會兵於江。戊子。賞勞獲功人員。己丑冬至庚寅。遣伊齊爾岱宣撫游顯索多總管楊椿等。會闊里特穆爾兵。遣懷都兵先趨平江。卽日。參政董文炳遣使來送兩淮帳下王都統雄。卽以嘉興招討使授之。平江主帥王邦傑等遣張撥、蔡汝達賫書來迓丞相。丞相慰勞遣反。遣使往諭懷都等官曰。此大兵到日。宜嚴飭將士。守護城池。勿得縱令侵擾百姓。如有犯令入城者。從軍法。擬行省都事馬恕爲常州尹。多給榜文。招懷未附之民。是日。阿喇哈遣

使來報曰。所部軍兵。已過廣德。進趨獨松嶺。丞相深然之。十二月庚子。發常州。懷都遣使博囉歡來報。彼宋柳岳奉使至無錫。辛丑。軍於無錫之西。壬寅。大設省幕。會集諸將。令奉使柳岳來見丞相。出示宋太后暨嗣主國書。及示宋之大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柳岳垂泣曰。今日太皇太后年高。嗣君沖弱。更在先帝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大丞相哀恕班師。免致三宮不安。陵寢動搖。敢不年年進奉。歲歲修好。此誠奸臣賈似道失信。誤我國耳。丞相答曰。曩者我聖天子登極之初。遣使奉國書以修和好。汝國無賴。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載又將廉奉使等無故殺戮。誰之過歟。如彼果欲我師不進。盍學錢王納土。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亦失於小兒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柳岳頓首泣下不已。令千戶囊嘉特館伴焉。癸卯。遣招討察克齊、千戶陳齊達岱將宋柳岳及從來者宋李二人。并嚴某所奉國書。赴朝廷稟奏。丞相軍於望亭東。令張惠、呂文煥先赴平江。同游顯等入城取會公事。甲辰。平江主帥王邦傑、郡守王矩之等率衆遠來迎降。止於寒山寺南。乙巳。軍於平江西南五里。丁未。丞相入平江。登城觀兵。遂撤宋軍。布置我兵於城上。既而復會諸將佐於府廳事。號令諸軍。不得輒入人家。擾害百姓。犯者重罪。於是居民晏然悅服。卽日遣囊嘉特、范文虎下從者王政。同柳岳、赴臨安錄白諭宋主詔書一封。又丞相白宋臣書云云。董文炳遣都事楊晦來報。所部軍兵。已下許浦、澉浦、顧涇、上海、華亭等處。已行撫定次第。丞相曰。凡歸附官。可就便區處。卽日發回。又遣使覘前路窄隘。軍馬不容逗遛。令千戶甯玉等前部軍兵。復修長橋等處通道。不旬而成。丞相召范文虎、蒙固岱行兩浙都督事。王邦傑充安撫事。王矩之遙

授溫州安撫。其餘歸附官員。陞加不等。又遣使諭董參政。令萬戶張弘範等軍還省。別聽區處。屯於平江。癸丑。譯史阿里自朝廷奏事回。俱准所奏。更囊嘉特同宋使夏尙書、呂侍郎等自臨安來。賫到錄白宋書云云。辛酉。宋使夏尙書等謁見丞相。是日大宴議事。癸亥。遣宋使呂侍郎回。乙丑。范文虎下從人游和尙同宋使沈節僉賫宋太皇后謝氏諭呂文煥敕。並與丞相書云云。是日。諭諸將曰。今日宋臣陳宜中遣人來爲會於長安鎭。宜觀地面寬足容我軍奧魯之地。遂號令諸將。將所部軍兵序。各翼行伍。俾令前進。其旌旗戈甲等事。務要精整。其全家屬輩留之於後。仍省會嚴禁諸軍。不用抄掠生口。侵奪人財。焚燒民屋。如有犯者。卽以軍令從之。諸將士爲之屏氣。無敢妄動者。於是諸將聽受方略。分左右翼而進。諸將側目相視。莫測其機。亦無敢咨稟者。又遣范文虎、蒙固岱乘兵艦會阿喇哈、阿里伯等取湖州。丙寅詰旦。登車。平江官屬軍集邀丞相賀正。甚堅。丞相曰。我之軍馬爲大事。豈暇問此。遂行。留游顯、懷都萬戶呼圖克布哈王等分兵數萬。鎭守撫治。令密王等長橋鎭守太湖等處。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嘉興帥劉安撫舉城迎降。癸酉。宋使軍器監劉廷瑞賫陳宜中書與丞相云云。丞相亦回書云云。同日遣囊嘉特之臨安爲會。乙亥。宋劉察院賫到宋主稱臣表。並宋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云云。當卽發回。丁丑。囊嘉特同宋都統洪模賫陳宜中、吳堅與丞相書云云。戊寅。發宋洪都統還臨安。是日。丞相赴嘉興。留萬戶呼圖呼、千戶王圖察等鎭守。授劉安撫以安撫。庚辰。宋使吳路鈐臨安來會長安。是日遣還。辛巳。洪都統來迓。是日至崇德。壬午至長安鎭。陳宜中約不至。癸未。過長安鎭臨平。甲申至臯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向問你怎生來。曰

俺自來。丞相曰。你來呵。俺根前要富貴也。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宋使趙吉甫賈餘慶同囊嘉特來獻傳國寶玉璽降表。受訖。卽日遣邀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乙丑。兵至臨安北五十里。有囊嘉特洪都統遣人來報云。今日陳宜中、兩淮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廣、益二王由錢塘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不動。丞相亟遣使分諭右軍呵喇哈、鄂囉齊。暨左軍董文炳、范文虎諸軍。據錢塘。不令宋人來往。守禦之。丙戌。遣宣撫程鵬飛、計議官囊嘉特、千戶洪雙壽往臨安。入宮諭太皇太后。戊子。宋太皇后謝氏遣丞相吳堅、文天祥、同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中貴官鄧惟善等來見丞相。溫語慰之。遂遣吳堅、鄧惟善、謝堂、賈餘慶還臨安。丞相顧文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惟留文天祥於軍中。文天祥堅立請歸國。丞相但笑而不聽。文天祥於是目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實是好意。況彼各男子已各釋之。何故將我執留。丞相以溫言答曰。君勿怒。汝爲宋氏大臣。責任非輕。此來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願爲數日之留。遂令蒙固岱、索多館伴羈縻焉。是日選平日與李庭芝相善者孟諮議、段安撫、田副使。往諭揚州制置李庭芝。又令程鵬飛賈餘慶洪雙壽之臨安。換宋主降帝號表章。及多給文榜於臨安市綏撫士庶。無令驚擾。市井熙然。秋毫無犯。己丑。遣千戶囊嘉特。省掾王祐賫玉璽前赴闕進獻。是日。丞相至臨安湖州市。庚寅。早。丞相之錢塘觀潮。於是宋宗室大臣以下及官屬來見。丞相皆撫慰之。閱兵而還。辛卯。董文炳、阿喇哈、鄂囉齊等來見丞相。聽受指揮而去。張宏範、孟祺、程鵬飛等賫宋主降表。及太后招諭未附州郡手詔。並三省樞密院文字。令州郡一體歸附。遣都鎮撫唐古岱、趙與祖等先罷文天祥所招義

兵二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榜。皆悅而歸。壬辰。丞相登西湖北獅子峰。俯觀臨安形勢。至暮。館於湖州市秀王府。是日遣諸將以各部兵衆。分守城面。又遣萬戶克齊爾岱、李勞山及總管王俊等軍入城。護宋氏宮城。癸巳。太皇太后令貴官王某卑辭勞問。丞相亦撫慰之。遣還。甲午。將宋氏馬步軍殿司及諸司兵衆。分置於我師。別行調遣。其餘生募等軍。有願歸者。聽遣。張都鎮撫等詣阿珠計稟淮上公事。及宋招諭淮安、懷遠、壽州、安豐等郡。二月丁酉。遣鎮邊劉幷程宣撫子同昔里伯持宋氏招諭兩淮。並本省公文。去廬州招慰夏貴。及未歸附州郡。其鎮邊劉係夏貴親舅。程宣撫子乃夏貴婿也。以故遣之。又令兵部郎中崔文卿、王世英等分鎮馬步司軍數千。賫宋詔趨衢州等處招諭令降。己亥。令張惠、呂文煥約阿喇哈、董文炳等入宮見謝氏。宣布主上寬仁大度。辛丑。委張惠、阿喇哈、董文炳、石天麟、楊晦、張宏範、克齊爾、呼喇楚、索多入臨安。取會軍民錢糧之數。及拘收宋朝百官誥命敕劄符印。悉罷宋氏官府。又散罷侍衛禁軍。壬寅。遣西蜀歸附官李胡亦持宋詔往招未下州郡。又遣使者尙壁顯等之潭州行省。賫宋詔諭湖南、湖北、兩廣、福建州郡。令一體歸附。又令萬戶昔里伯史樞兵鎮守湖州。以歸附官趙與可授安撫。遣孫嗣總管唐拾鎮守建德府。以新附官万回授安撫。遣總管高興鎮守婺州。孟安撫鎮守衢州。是日。丞相命諸將分兵鎮守臨安。令阿喇哈、鄂囉齊、蒙古漢軍鎮屯西湖錢塘門等處。闍里特穆爾、懷都、伊齊爾岱鎮守錢塘仁和。黃頭兵屯富陽。相威等軍屯鹽官。焦興、黃順軍屯德清。晏徹爾、劉源等鎮守湖州市。蒙古岱、范文虎撫治臨安。以水弩礮諸將及別萬戶諸將分屯湖州市北。如犬牙相御。遣管如德過錢塘岸上。張示

省榜。禁約諸人。不令侵損宋氏山陵。丁未。遣伊齊爾岱特穆爾起宋臣賈餘慶等四人赴昌化。庚戌。遣李知事招諭台州石國英。招諭婺州及兩淮等處。辛亥。遣囊嘉特、吳閣賈謝后詔。再諭揚州李庭芝。癸丑。孟祺、謝堂、楊鎮赴省議追詔宋益廣二王事。甲寅。福王遣人致書於丞相。其辭懇切。丞相回言太后幼主及百官隨即歸附。今日俱爲一家。福王不須疑惑。宜速來。同預大事甚妙。遂遣使還。己未。石國英遣人送婺州降表。是日發洪都統、彭都統、張都統、呂尙書赴闕朝見。庚申。囊嘉特回。奉密旨召丞相還朝。及遣宋君臣事。辛丑。遣使者周青等赴泉州招諭蒲知府。壬戌。遣史勝賈書赴越州請福王云云。宋太后令楊提舉、俞提舉同中貴官盧源守賈手詔。及省文。往福建諭廣益二王及從臣僚屬。復還臨安。浙東州郡牧守相繼歸附。降者日衆。三月丁卯。丞相入城。館於萬松嶺盧源宅。己巳。大宴於宋三省中。庚午。囊嘉特自瓜州還省。賈張都統鎮撫書。呈爲廬州舉城歸附事。甲戌。徽州招討李銓來降。福王自浙東來見。丞相安慰之。是日。會諸將於萬松嶺園中。阿珠遣使來報廬州已降。及鎮江文天祥出奔。是日雨作。丞相出屯湖州市。宿於秀王府。阿喇哈、董文炳同預行省事。孟祺從行赴闕。石天麟仍領左右同事。楊晦來谷之奇同預焉。丞相暨阿達哈密議遷宋后幼主及其僚屬北行事。丙子。丞相先行至瓜洲待之。阿達哈、張惠、阿喇哈、董文炳等於丁丑詰旦。武備嚴肅入宮。召宋太后幼主聽皇帝詔曰。免牽羊繫頸之禮。宋太后謂幼主曰。荷天子仁慈。不殺。活此性命。汝當望闕拜謝。於是遷宋太后幼主及宮人出宮。遂封府庫。謝太后以疾言。屢遣萬戶趙興祖詣丞相請命。丞相曰。既不能起。留之無礙。是日宋太后幼主同宮人出城。水宿北新橋船

中。是日。悉收宋之所貯寶玉。督宋大臣以下僚屬。俱從其行。丞相班師之日。及遷宋君臣。百姓晏然不知。閏三月十二日。夏貴至燕京。獻淮西諸郡。二十一日。巴延丞相回燕京。有大旗書天下太平四字。二十四日。宋太后幼主至燕京。宿會同館。四月十五日赴上都。二十八日至上都明德門。官舍安歇。五月初一日。全太后嗣君早出西門五里外草地上。太后福王隆國夫人中使作一班。左北邊設一紫錦罘罳。即家廟也。廟前兩拜。太后及內人各胡跪。福王宰執如南地。兩拜而進。初二日。太后幼主隆國夫人天曉盡出南門外十餘里。宰執同屬官亦到。鋪設金帛寶玉一百餘棹。在草地上。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焜燿。皇帝皇后升殿。諸妃諸王俱升殿。捲簾列坐。宋全太后幼主福王宰執以次展禮。服金服紫。緋綠各依次序立。班行甚整。再拜班退。升殿再兩拜。就留御宴。諭授幼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告天地祖宗於近郊。遣祀嶽瀆。設宴大會。大赦天下。是歲淮東西、湖南北、川廣。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五。監二。縣七百三十三。

平宋錄卷下

宋太后書。傳於淮東制置李知院曰。吾老矣。値此時艱。比奉大元皇帝詔書。俾相率來附。以全宗社。以保族屬。以救萬姓。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舉國內屬。今大兵在城。三宮不驚。九廟如故。百姓安堵。其餘州縣。已戒嗣君下詔開諭。俾各以其地歸於大元。卿自守孤城。勤勞甚至。但根本已拔。縱欲固守。民其何辜。毋重困一方之人。宋主詔。敕揚州帥臣李庭芝。自朕嗣基緒。遭家多難。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宗社。不害生靈。准奉太后戒命。舉國內屬。根本已拔。其餘州縣。縱欲固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可順天時。亟宜歸附。生民免罹荼毒。宗廟不至泯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丞相賀表

臣巴延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明王會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島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淸。普天均慶。臣巴延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檝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還。輒奸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結納我叛臣。盜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

漢之上流。移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尙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揭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喇哈取道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珠、阿達哈等忝司中閫。直指宋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月之降幡始豎。其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賀表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卽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既東西之被。兼愛無南北之分。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尙遺蜂蠆之毒。蠢爾三苗弗率。命予羣后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开黃面縛。江沱心歸。鐵瓮之堅城自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已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國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之差。應悔求和之晚。臣刃

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

賜宋王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宋國主。昔我太祖聖武皇帝。睿謀雄斷。奄奠諸國。惟彼東南。咸修臣職。昔爾宋與金鄰。逮至平金。接我疆埸。彼國常遣使於我家。尋卽殄絕。俾失結好。實爾自造。乃者師已濟江。仍且按兵。復遣使以理往諭。時爾順令歸款。事豈不殊。及兵壓臨安。方出請降。論以國典。固無寬宥。然爾國政。悉出權臣。若爾母子。初無所與。朕旣知之。復以罪譴加爾母子之躬。固所不忍。況爾舉朝來覲。嘉乃是心。而優渥之令。可不伸乎。庸錫寵章。備茲異數。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宜令准此。至元十三年六月日。

追贈鄭江

切惟古之所以稱大勇而立異功者。蓋上之人有激勸之術使然也。不爾。將偸卒惰。望其有奇功於天下不能也。比聞故河南路統軍鄭江。今年四月內。襄陽城下。以戰而死。迄今半載。朝廷無追奬之命。今參詳國家方混一區宇。苟死於王事者。不加追奬。則偸安苟容之徒。以爲得計。照得近例以他功追封者。往往有之。彼被堅執銳。不顧死難。爲國家報効者。若不量加追贈。恐於激勸克敵制勝之術。有所未盡。

燕山平慶安起蓋祠堂開板印造平宋錄。

撫勞戰士

切惟古之用人。能盡死力者。不過閔其勞苦。悅以使令而已。蓋兵以氣爲主。所貴感發振作。不致有惰歸之意。切見襄陽之役。以數十萬衆。頓於堅城下。經有四年。暑天炎瘴。攻守暴露。下戰而疫死者。無歲無之。卽目已是炎瘴。江水向發。設於去歲之夏。宋人統以舟師來抗。內以死寇。必出相應。其利害所關非輕。當此正帥臣籌畫之日。將士竭盡之時也。今雖省官節制於上。朝廷亦宜制爲撫勞。感發人心。振作士氣。愚見合無聞奏恩旨。詣彼軍前。宣諭撫慰。使功過兩明。賞罰必信。然後序情而閔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曰。我之死生有所歸矣。我之勤苦爲上知矣。衆既喜其如此。雖置之重地。淹於歲月。人將奮發忠義。心力一殫。勇氣自倍。而親上死長。以爲當然。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也。

丞相巴延公勳德碑

乾爲天。統元氣。坤爲地。統元形。輔以四時。佐以六子。天地所以不言而化。無爲而成也。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轉乾元以建國。法坤元而紀年。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握符闡珍。混一區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屬。首出庶物而萬國寧。含弘光大而品物亨。天覆之高。地載之厚。不可名言。不可繪畫。所可得而見者。四時之運行。六子之變化。緊輔弼之臣。有若丞相巴延公之定江南。其勳德尙可考已。至元十有一禩甲戌。冬十二月。丞相總師渡江。又明年丙子春。師次杭之近郊。行中書省以中閫入杭。連城列壘。望風款附。農不釋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驚。天命攸歸。人心欣戴。不謀而同。不戒

以孚。黃童白叟。手額讚歎。祝聖世君臣同德。時萬時億。永福區夏。無前偉績。對天宏休。於是乎在。蟣蝨臣等嘗拜手頓首。莊誦詔旨。深厚懇惻。曲意招懷。惟恐生靈枉受其害。傷聖天子不殺之仁也。丞相對揚休命。壹是以不殺爲事。豈惟不殺。抑又不貪。東南苟安。率嘗中稔。綿歷積久。休養繁庶。權臣擅事。貴戚殖私。多貲厚藏。富於公室。子女如林。玉帛如山。倡冶珍怪。未嘗寓目。士庶緇黃香蕣圖書。微有獻饋。一無所取。宮廷內儲。府庫外峙。謹護封鐍。悉歸有司。郊關之外。禁止俘掠。分屯列戍。田里相安。既又發公廩以濟民食。蠲房租以奠民居。捐山林川澤之利。以便民用。減上供物帛之賦。以寬民利。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言順而向我者。縱而弗禽也。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言能生斯民者。民所歸也。丞相杖鉞專征。於國有大功。爲勳。於民有大惠。爲德。勳德之盛。卓冠前古。杭民千萬。均受渥賜。莫知所報。士民率請伐石爲勳德碑。昭示無極。銘曰。皇元受命。光宅九區。旋乾轉坤。駕唐軼虞。至元建號。混合輿圖。一統之盛。亘古所無。賜鉞推轂。密勿都俞。干戈所指。仁義與俱。豈其得已。煩我師徒。宇宙磔裂。欲同其殊。匪兵不服。匪氓敢屠。不亟不徐。南邦是徂。審勢効順。爾簞爾壺。爾貨弗掠。爾孥弗俘。江之廣矣。亦既桴止。天之所與。將焉逋止。相臣曰嘻。我息爾孥。不殺不貪。申令前驅。百城安堵。於楚於吳。杭民千萬。易懼爲娛。大勳盛德。可鐫可摹。千萬斯年。以侈廟謨。至元十三年二月日。四明史周卿撰。宣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汪宋英。省選耆老陳相實。耆老顧惠榮。耆老班首喻震宗等立石。

右碑至元十三年丙子春二月。建於杭之行中書省。以紀殊績。歲月浸久。適燬於火。士民追念。合詞祈請。

擬復舊觀。省府重嘉其請而矜從之。迺稍潤色其辭。重立斯碑。山可磨。谷可堙。此德此勳天地存。至元三十一年春三月望日。少中大夫杭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寇元德謹跋。并書丹篆額。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校正元親征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周蓋侯章德宣）

G一九〇二上

徐製